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# 柳宗元文



胡怀琛 选注  
李作君 校订



民国国学文库  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# 柳宗元文



胡怀琛 选注  
李作君 校订

长江出版传媒 | 崇文书局



民国国学文库  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# 柳宗元文

LIU ZONG YUAN WEN

胡怀琛 选注

李作君 校订

 长江出版传媒 |  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柳宗元文/胡怀琛选注；李作君校订.一武汉：崇文书局，2014.8

（民国国学文库）

ISBN 978-7-5403-3451-2

I.①柳... II.①胡... ②李... III.①古典散文-散文集-中国-唐代  
IV.①I264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4）第135324号

民国国学文库 柳宗元文

出版发行：崇文书局

地 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B座

印 制：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45×210 1/32

印 张：3.375

版 次：2014年9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4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3-3451-2

定 价：10.00元

法律声明：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，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：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# 总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-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-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体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

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宋。丛书凡60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20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30册300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## 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己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# 绪言

## 一、柳宗元传略

柳宗元，字子厚。唐河东（今山西永济）人。生于代宗大历八年（773）。少年时就很精敏。17岁举进士，29岁为监察御史。

那时候，正是德宗在位，顺宗为太子，王叔文因为善于著棋，为太子所赏，他一面联络太子，一面联络朝士，如韦执谊等，都和他是一党，预备握国家大权。

这时，柳宗元又为王叔文、韦执谊所赏识，当然和王、韦是一党了。

德宗之后，太子即位，就是顺宗，王叔文和韦执谊执了大权，引用党人，声势赫奕。柳宗元当然也居在重要的地位。但是，暗中妒忌他们的人也就不少。

究竟王叔文、韦执谊专权太甚，反对他们的人太多，后来连顺宗也恨了他们，就传位于太子，称为显宗，当然政局发生很大的变化，王叔文、韦执谊一个个被贬谪。柳宗元也在贬谪之列：初贬为邵州刺史，复加贬为永州司马。同时贬为司马的，共有八人，称为“八司马”；柳宗元为八司马之一。当时著名的文人，除了柳宗元外，再有刘禹锡，也为王叔文党，也被贬谪。

永州为今湖南零陵地方，是湖南的边界，和广东很相近，在那时候，是很荒僻的，但是，山水风景很好；柳宗元虽然吃了许多苦，却得游玩好山水，他文集中有名的小记，有大部分是在永州做的。

他在永州住了几年，到显宗元和十年，又被迁徙为柳州刺史。柳州，那地方更是荒僻，他所受的困苦，可想见了。

元和十四年（819），他死在柳州，年47岁。后人因为他是河东人，又称为柳河东；因他曾为柳州刺史，又称为柳柳州。



## 二、柳宗元的文集

柳宗元和刘禹锡是朋友，宗元死后，禹锡把他的诗文编为文集四十五卷。当然，至宋朝才有刊本。宋以后，不同的本子很多，据我所知，《四库全书》所收，共有三种：

（一）《诂训柳先生文集》45卷，外集2卷，新编外集1卷。宋韩醇音释，穆修刊行，即刘禹锡本。

（二）《增广注释音辨柳集》43卷。不著编辑者名字。

（三）《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》21卷，外集2卷，新编外集2卷，附录8卷。宋魏仲举编。今《四部丛刊本》即此本之元刊本。

此外再有宋、明刊本二种：

（四）《河东先生集》45卷，外集《龙城录》等，共6卷。宋廖莹中注。世彩堂刊。

（五）《柳河东集》45卷，外集、遗文、附录共7卷。明蒋之翘注刊。今《四部备要》本即此本。

按柳集中除诗文而外，并有杂著（这是古书的通例）。如《非国语》二卷，为考订专书，似可独立；而《龙城录》一卷，又为小说，编者或删或存，或说不是柳宗元做的。今这一本柳文，就是从全集中选出一部分的散文。

## 三、柳文的长处

柳宗元为唐、宋八家之一。八家的文，当然各有各的特色，现在不能多讲，单说一说柳文的长处。

（一）他的思想很自由。他在唐代，与韩愈并称。文章是各有长处，若就思想而论，实在是柳胜于韩。因为韩愈单读“儒书”，见闻自然是不广，思想也就被束缚了。柳宗元，对于周、秦诸子，读得很多，并且兼读“佛书”，因此他的思想很活泼。他的文学作品中，有许多思想很好的。如：《送薛存义序》阐明民权；《天说》近于地质学；《断刑论》《贞符》二篇扫除迷信。在那时候，有这种思想，这是韩愈所不及的。

(二) 他的考订文很好。他既然喜欢读周、秦诸子，所以对于诸子的研究也很深。他做了许多考订真伪的文字，如：《辩文子》《辩列子》之类。虽然不及今人的精审，但在他的前后时代，是少有的。

(三) 他有很好的寓言。寓言，在周、秦时本是很发达的；周、秦诸子，几乎没一个没寓言。在汉以后，善于作寓言的，就要算柳宗元了。如《螾蟪传》《三戒》，就是代表作品。虽然有时候是演绎周、秦诸子，然而他的作品，自有价值。因为周、秦诸子的寓言，多是片言只语，不能成篇；柳宗元的寓言，能独立成为一短篇，比较的文学意味更是丰富。例如：《捕蛇者说》出于《檀弓》“孔子过太山侧”，《梓人传》演绎《庄子》郭注“工人无为于刻木，而有为于运矩；主人无为于亲事，而有为于用臣”；《种树郭橐驼传》是演绎老子“无为而治”。然一经演绎，便更有趣味了。

(四) 他的游记极好。柳宗元既被贬谪到湖南和广西，那两个地方的山水，是很好的，是很奇的。柳宗元虽然受了些辛苦，反而得到游览的机会；而他的山水小记，便成为千古绝作。虽在本书里，曾经指出他有学《山海经》《水经注》的地方，而他却自成格局，有独立的价值，可推为游记之祖。后来人描写风景的游记，都不能超出他的范围以外。

以上，柳文的长处说完了。再有一件事，我们应该知道，就是他的词赋和《楚辞》也有很深的关系。这是因为他的境遇和屈原相似，他所到的地方，又和屈原相同；所以他的辞赋，和《楚辞》的关系很深。不过在他的全体文学作品中，辞赋并不算好；他的最好的作品，还是考订文、寓言、游记。

再者，柳宗元自述他的文学渊源，见于《答韦中立书》，读者可以参考。不过，那些话，虽然是他自述，而他的观察点，和我们完全不同；所以他自己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好处，自己还没有说出自己的真价值。

#### 四、本书选录注解的标准

前一节已说过柳文的好处。本书选录，即以此为准。于考订文、寓言、游记，几乎全数选入。有思想的论说文，也选得很多。辞赋，因为非柳文的特色，所以不选。此外，选《送僧浩初序》，以见子厚对于佛学的观念；选《答韦中立书》，以见子厚自述文学的渊源。

注解方面，力求简明，可省则省，以便阅读。而据蒋注本校正通行本误处数记。更博采朱子、杨升庵、方望溪诸人之说，或校订其字句之讹，或考证其渊源所自。间亦窃以己意，曾发现子厚原文引书、用字之可疑者，以供读者参考。（如《送僧浩初序》引《鬻子法言》，确有小误。但不必为子厚病）。我固不敢轻议古人，然也不敢盲从古人。偶然举此为例，为初学者指示途径，他们自己或更有新发现，如此研究，对于古人，对于自己，对于后人，都是多少有一点益处的。

胡怀琛书于上海

1927年12月

- [断刑论下](#)
- [辩列子](#)
- [辩文子](#)
- [论语辩二篇](#)
- [辩鬼谷子](#)
- [辩晏子春秋](#)
- [辩亢仓子](#)
- [辩鶡冠子](#)
- [天说](#)
- [鶡说](#)
- [捕蛇者说](#)
- [罍说](#)
- [宋清传](#)
- [种树郭橐𦉳传](#)
- [童区寄传](#)
- [梓人传](#)
- [𦉳蝮传](#)
- [三戒](#)
- [柳宗直西汉文类序](#)
- [送薛存义之任序](#)

- [送从弟谋归江陵序](#)
- [送僧浩初序](#)
- [愚溪诗序](#)
- [愚溪对](#)
- [潭州东池戴氏堂记](#)
- [桂州訾家洲亭记](#)
- [邕州马退山茅亭记](#)
- [永州新堂记](#)
- [永州万石亭记](#)
- [零陵三亭记](#)
- [零陵郡复乳穴记](#)
- [永州龙兴寺东丘记](#)
- [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](#)
- [永州龙兴寺西轩记](#)
- [游黄溪记](#)
- [始得西山宴游记](#)
- [钴□潭记](#)
- [钴□潭西小丘记](#)
- [至小丘西小石潭记](#)
- [袁家渴记](#)

- [石渠记](#)
- [石涧记](#)
- [小石城山记](#)
- [序饮](#)
- [序棋](#)
- [柳州东亭记](#)
- [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](#)
- [答韦中立论师道书](#)

## 断刑论下<sup>[1]</sup>

余既为《断刑论》，或者以《释刑》复于余。其辞云云。余不得已而为之一言焉。

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，所以惩劝者也。赏务速而后有劝，罚务速而后有惩。必曰赏以春、夏，而刑以秋、冬，而谓之至理者，伪也。使秋冬<sup>[2]</sup>为善者，必俟春、夏而后赏，则为善者必怠。春、夏<sup>[3]</sup>为不善者，必俟秋、冬而后罚，则为不善者必懈。为善者怠，为不善者懈，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。驱天下之人入于罪，又缓而慢之，以滋其懈怠，此刑所以不措也。必使为善者，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，则人勇而有劝焉。为不善者，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，则人而有惩焉。为善者日以有劝，为不善者日以有惩，是驱天下之人而从善，远罪也。驱天下之人而从善，远罪，是刑之所以措，而化之所以成也。

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，是惑于道者也。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。吾道之尽，而人化矣<sup>[4]</sup>。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？

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，大和之可得致，则全吾道而得之矣。全吾道而不得者，非所谓天也，非所谓大和也。是亦必无而已矣。又何必枉吾之道，曲顺其时，以谄是物哉？

吾固知顺时之得天，不如顺人、顺道之得天也。何也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，欲死不可得，贯三木<sup>[5]</sup>，加连锁，而致之狱，更大暑者数月，痒不得搔，痺<sup>[6]</sup>不得摇，痛不得摩，饥不得时而食，渴不得时而饮，目不得瞑，支<sup>[7]</sup>不得舒，怨号之声，闻于里人，如是而大和之不伤，天时之不逆，是亦必无而已矣。彼其所宜得者，死而已也。又若是焉，何哉！或者乃以为：霜雪者，天之经也；雷霆者，天之权也。非常之罪，不时可以杀，人之权也；当刑者必顺时而杀，人之经也。是又不然。

夫雷霆雪霜者，特一气耳，非有心于物者也。圣人，有心于物者也。春、夏之有雷霆也，或发而震，破巨石，裂大木，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？秋、冬之有霜雪也，举草木而残之，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？

彼岂有愆于物也哉？彼无所愆，则效之者惑也。果以为仁必知经，智必知权，是又未尽于经、权之道也。何也？经也者，常也；权也者，达经者也。皆仁、智之事也，离之，滋惑矣。经非权，则泥；权非经，则悖。是二者强名也。曰：当，斯尽之矣。

当也者，大中之道也。离而为名，大中之器用也。知经而不知权，不知经者也；知权而不知经，不知权者也。偏知而谓之智，不智者也；偏守而谓之仁，不仁者也。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，知权者不以常人怫吾虑，合之于一而不疑者，信于道而已者也。

且古之所以言天者，盖以愚蚩蚩<sup>[8]</sup>者耳，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。或者之未达，不思之甚也。

---

[1]按，《断刑论上》，原缺。

[2]通行本无“冬”字，非是。

[3]通行本无“夏”字，非是。

[4]矣，通行本作“乎”，非是。

[5]木：谓刑具。贯三木谓项、手、足，皆有刑具。

[6]痺：病之一种。肢体失其感觉不能移动。

[7]支：同“肢”。

[8]蚩蚩（chī）：敦厚貌，此处指无知之民。



# 辩列子<sup>[1]</sup>

刘向<sup>[2]</sup>，古称博极群书，然其录《列子》，独曰郑穆公时人。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，《列子》书言郑国，皆云子产，邓析<sup>[3]</sup>。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。

《史记》，郑繻公二十四年，楚悼王四年，围郑，郑杀其相驷子阳。子阳正与列子同时，是岁周安王三年，秦惠王，韩列侯，赵武侯二年，魏文侯二十七年，燕釐公五年，齐康公七年，宋悼公六年，鲁穆公十年。不知向言鲁穆公时，遂误为郑耶。不然，何乖<sup>[4]</sup>错至如是。

其后，张湛<sup>[5]</sup>徒知怪《列子》书言穆公后事，亦不能推知其时；然其书亦多增窜<sup>[6]</sup>，非其实。

要之，庄周<sup>[7]</sup>为放<sup>[8]</sup>依其辞，其称夏棘<sup>[9]</sup>，狙公<sup>[10]</sup>、纪渚子<sup>[11]</sup>、季咸<sup>[12]</sup>等，皆出列子，不可尽纪。虽不概于孔子道，然其虚泊寥阔，居乱世，远于利，祸不得逮于身，而其心不穷。《易》之遁世无闷<sup>[13]</sup>者，其近是欤！余故取焉。

其文辞类《庄子》，而尤质厚，少为作，好文者可废耶。其《杨朱》《力命》<sup>[14]</sup>，疑其杨子书。其言《魏牟》《孔穿》<sup>[15]</sup>皆出列子后，不可信。然观其辞，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。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。

---

[1] 《列子》，8卷。旧传周列御寇撰。实为后人假托。

[2] 刘向：字子政，西汉末人。明帝时，典校秘书。

[3] 子产：姓公孙，名侨。郑大夫。邓析：郑辩智之士。执两可之说。二人皆在穆公之后。

[4] 乖：不合也。

[5] 张湛：东晋时人。尝注《列子》。

[6] 窜：改也。

[7] 庄周：战国时蒙人。著《庄子》三十三篇。

[8] 放：同“仿”，效也。

[9]夏棘：汤大夫。

[10]狙公：善养猿猴。

[11]纪渚子：善养斗鸡。渚，音省。

[12]季咸：古之神巫。

[13]遁世无闷，《易》：遁世无闷，不见是而无闷。

[14]杨朱：人名。此处《杨朱》《力命》，皆《列子》书中篇名。

[15]魏牟：魏文侯子。孔穿：孔子之孙。

# 辩文子<sup>[1]</sup>

《文子》书十二篇。其传曰：老子弟子。其辞时有若可取。其指意皆本老子。

然考其书，盖**驳**<sup>[2]</sup>书也。其浑而类者少，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。凡孟、管<sup>[3]</sup>辈数家皆见剽窃，**峣然**<sup>[4]</sup>而出其类。其意绪文辞，又**牙**<sup>[5]</sup>相抵而不合。不知人之增益之欤？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？

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，又颇惜之。悯其为之也劳，今刊去谬恶乱杂者，取其似是者，又颇为发其意，藏于家。

---

<sup>[1]</sup>文子：不知其名。《汉志》但称其为老子弟子。或谓即计然，非是。或又谓即文种。有书二卷。

<sup>[2]</sup>驳（bō）：庞杂。

<sup>[3]</sup>孟、管：谓孟轲、管仲。通行本作“孟子”，非是。

<sup>[4]</sup>峣（yǎo）：高貌。

<sup>[5]</sup>叉牙：歧出之意。

# 论语辩二篇<sup>[1]</sup>

或问曰：“儒者称：《论语》，孔子弟子所记。信乎？”

曰：“未然也。孔子弟子，曾参<sup>[2]</sup>最少，少孔子四十六岁，曾子老而死，是书记曾子之死，则去孔子也远矣。曾子之死，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。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。何哉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，独曾子、有子<sup>[3]</sup>不然。由是言之：弟子之号之也。然则有子何以称子？曰：孔子之歿也，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，立而师之<sup>[4]</sup>，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间，乃叱<sup>[5]</sup>避而退，则固尝有师之号矣。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，余是以知之。盖乐正子春、子思<sup>[6]</sup>之徒，与为之尔。或曰：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，然而卒成其书者，曾氏之徒也。”

“尧曰：‘咨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’舜亦以命禹。‘余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土：有罪不敢赦。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；朕躬有罪，无以尔万方。’<sup>[7]</sup>

或问之曰：“《论语》书，记问对之辞尔；今卒篇之首章，然有是，何也？”

柳先生曰：“《论语》之大，莫大乎是也。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。彼孔子者，履生人之器也。上之尧、舜之不遭，而禅<sup>[8]</sup>不及己；下之无汤之势，而已不得为天吏<sup>[9]</sup>。生人无以泽其德，日视闻其劳死怨呼，而已之德，涸然<sup>[10]</sup>无所依而施，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。此圣人之大志也，无容问对于其间。弟子或知之，或疑之，不能明，相与传之；故于其为书也，卒篇之首，严而立之。”

---

<sup>[1]</sup> 《论语》二十篇，世称为孔子弟子记孔子言行之书。

<sup>[2]</sup> 曾参：字子舆，武城（今山东平邑）人。孔子卒时，曾参年二十六。

<sup>[3]</sup> 有子：名若，晋人。

<sup>[4]</sup> 《孟子》：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。

<sup>[5]</sup> 叱：呵责也。

<sup>[6]</sup> 乐正子春：曾子弟子，鲁人。子思：名伋。孔子之孙，受学于曾子。

[7]以上《论语》原文，见《论语·尧曰》。履：汤名。玄牡：黑牡。黑属水，祷雨，故用黑牡。

[8]禅：代。《孟子》：唐、虞禅。谓尧、舜、禹相传授。

[9]天吏：犹云奉行天命之人。

[10]涸然，通行本作“涸焉”，非是。

# 辩鬼谷子<sup>[1]</sup>

元冀<sup>[2]</sup>好读古书，然甚贤《鬼谷子》，为其《指要》几千言。

《鬼谷子》要为无取。汉时刘向、班固<sup>[3]</sup>录书，无《鬼谷子》。《鬼谷子》后出，而险齷<sup>[4]</sup>峭薄，恐其妄言乱世，难信。学者宜其不道。而世之言纵横<sup>[5]</sup>者，时葆<sup>[6]</sup>其书。尤者，晚乃益出七术<sup>[7]</sup>。怪谬异甚，不可考校。其言益奇而道益阨<sup>[8]</sup>，使人狙<sup>[9]</sup>狂失守，而易于陷坠。幸矣！人之葆之者少。

今元子又文之以《指要》。呜呼！其为好术也过矣！

---

[1] 鬼谷子：战国时人。隐居鬼谷，因以自号。苏秦、张仪师之。

[2] 元冀：人姓名。著有《鬼谷子指要》一书。

[3] 刘向：见《辩列子》注。班固：东汉初人，著《汉书》。

[4] 齷（lì）：狠也。

[5] 纵横：周、秦时九流之一。以审察时势，游说劝人为事。如苏秦、张仪之徒是也。

[6] 葆：与“宝”通。

[7] 七术：《鬼谷子》下篇有阴符七术。

[8] 阨：同“狭”。

[9] 狙：狡诈也。

# 辩晏子春秋<sup>[1]</sup>

司马迁<sup>[2]</sup>读《晏子春秋》，高之，而莫知其所以为书。或曰：晏子为之，而人接焉。或曰：晏子之后为之。皆非也。

吾疑其墨子<sup>[3]</sup>之徒，有齐人者为之。墨好俭，晏子以俭名于世<sup>[4]</sup>，故墨子之徒，尊著其事，以增高为己术者。

且其旨多“尚同”“兼爱”“非乐”“节用”，非“厚葬”“久丧”者<sup>[5]</sup>，是皆出墨子。又非孔子，好言鬼事。

“非儒”“明鬼”<sup>[6]</sup>，又出墨子。其言“问枣”<sup>[7]</sup>及“古冶子”<sup>[8]</sup>等，尤怪诞<sup>[9]</sup>。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。此甚显白者。

自刘向、歆，班彪、固父子<sup>[10]</sup>，皆录之儒家，中，甚矣！数子之不详也。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。

后之录诸子书者，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为墨也，为是书者墨之道也。

---

<sup>[1]</sup>晏子：名婴，字平仲，春秋时齐人。相景公。《晏子春秋》，著其行事及诤谏之言。《汉志》八篇，但称《晏子》；《隋志》七卷，始名《晏子春秋》。

<sup>[2]</sup>司马迁：字子长，汉武帝时龙门人。作《史记》。其列传中有《管晏列传》。

<sup>[3]</sup>墨子：名翟，战国时人。有书六十三篇。以“兼爱”“节用”“明鬼”“非命”等说为主。

<sup>[4]</sup>《礼》：晏婴一狐裘三十年，遣车一乘。又：晏平仲祀其先人，豚肩不掩豆。均述其俭。

<sup>[5]</sup>自“尚同”至“节用”，皆墨子篇名。“非厚葬”“久丧”指《墨子·节葬》篇所言。以上皆墨子之主张也。

<sup>[6]</sup>“非儒”“明鬼”皆为《墨子》篇名。亦墨子之主张也。

<sup>[7]</sup>《晏子春秋》：景公谓晏子曰：“东海之中，有水而赤；其中有枣，华而不实，何也？”晏子对曰：“昔者秦缪公乘龙而理天下，以黄布裹蒸枣，至东海，而捐其布。彼黄布，故水赤；蒸枣，故华而不实。”

<sup>[8]</sup>《晏子春秋》：公孙捷、田开疆、古冶子事景公，勇而无礼。晏子言于公，馈之二桃，曰：“三子计功而食之。”公孙捷曰：“吾持盾而再搏乳虎，可以食桃。”田开疆曰：“吾杖兵而御三军者再，可以食桃。”古冶子曰：“吾尝从君以济河：有一鼉衔右骖以入砥柱之流，冶潜行水底，逆流百步，顺流九里，得鼉而杀之，左牵马尾，右繫鼉头，鹤跃而出。可以食桃矣。”二子曰：“吾勇不若子，功不逮子，取桃不让，是贫也。然而不死，无勇也。”皆反其桃，絮领而死。古冶子曰：“二子死之，吾独生，不仁。”亦絮领而死。

<sup>[9]</sup>诞：妄也。

[10]刘向：见《辩列子》注。歆：为刘向之子。班固：见《辩鬼谷子》注。班彪：为班固之父。



# 辩亢仓子<sup>[1]</sup>

太史公<sup>[2]</sup>为《庄周列传》，称其为书，畏累、亢桑子<sup>[3]</sup>，皆空言无事实。

今世有《亢桑子》书，其首篇出《庄子》，而益以庸言。盖周所云者，尚不能有事实，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，其为空言尤也。

刘向、班固录书，无《亢仓子》，而今之为术者，乃始为之传注<sup>[4]</sup>，以教于世，不亦惑乎！

---

<sup>[1]</sup>亢（gēng）仓子：《庄子》作《庚桑楚》。楚，为名；庚桑，为姓。《史记》作《尤桑子》。其书系唐开元时王源所撰。

<sup>[2]</sup>太史公：即司马迁。

<sup>[3]</sup>畏累：或作“畏垒”，山名。畏垒、亢桑子，均见于《庄子》。大抵皆寓言，故司马迁谓其“空言无事实”。

<sup>[4]</sup>按，《亢仓子》，有何璨注。子厚所云“今之为术者，乃始为之传注”，疑指此。

# 辩鷓冠子<sup>[1]</sup>

余读贾谊<sup>[2]</sup>《鹏赋》<sup>[3]</sup>，嘉其词，而学者以为尽出《鷓冠子》<sup>[4]</sup>。

余往来京师，求《鷓冠子》，无所见；至长沙，始得其书。读之，尽鄙浅言也。惟谊所引用为美，余无可者。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，反用《鹏赋》以文饰之，非谊有所取之，决也。

太史公《伯夷列传》称：贾子<sup>[5]</sup>曰：“贪夫殉财，烈士殉名，夸<sup>[6]</sup>者死权。”不称《鷓冠子》。迁号为博极群书，假令当时有其书，迁岂不见耶！假令真有《鷓冠子》书，亦必不取《鹏赋》以充入之者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曰：不类。

---

<sup>[1]</sup>《汉志》有《鷓冠子》一篇。鷓冠子，楚人。居深山，不显名氏，以鷓羽为冠，因自号焉。

<sup>[2]</sup>贾谊：汉初人。政治家，文学家。

<sup>[3]</sup>鹏：鸚鸟，不详之鸟也。贾谊谪居长沙，有鸚鸟飞入谊舍，止于座隅；谊因感而作赋。

<sup>[4]</sup>按，《鷓冠子·世兵篇》，其词正与贾谊赋相乱。

<sup>[5]</sup>贾子：即贾谊。

<sup>[6]</sup>华言无实曰“夸”。

# 天说

韩愈<sup>[1]</sup>谓柳子曰：“若知天之说乎？吾为子言天之说。今夫人有疾痛、倦辱、饥寒甚者，因仰而呼天曰：‘残民者昌，佑民者殃。’又仰而呼天曰：‘何为使至此极戾也？’若是者举不能知天。夫果蓏<sup>[2]</sup>饮食既坏，虫生之。人之血气败逆壅底，为痈疡疣赘瘰疬<sup>[3]</sup>，虫生之。木朽而蝎<sup>[4]</sup>中，草腐而萤飞。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。物坏，虫由之生。元气阴阳之坏，人由之<sup>[5]</sup>生。虫之生而物益坏，食啮之，攻穴之，虫之祸物也滋甚。其有能去之者，有功于物者也？繁而息之者，物之讎也。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。垦原田，伐山林，凿泉以井饮，窆<sup>[6]</sup>墓以送死，而又穴为偃洩<sup>[7]</sup>，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<sup>[8]</sup>，疏为川渎沟洫陂池<sup>[9]</sup>，燧木以燔<sup>[10]</sup>，革金以熔<sup>[11]</sup>，陶甄琢磨<sup>[12]</sup>，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，幸幸冲冲<sup>[13]</sup>，攻残败挠<sup>[14]</sup>而未尝息，其为祸元气阴阳也，不甚于虫之所为乎。吾意有能残斯人，使日薄<sup>[15]</sup>岁削，祸元气阴阳者滋少，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。蕃而息之者，天地之讎也。今夫人，举不能知天，故为是呼且怨也。吾意天闻其呼且怨，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。其祸焉者，受罚亦大矣。子以吾言为何如？”

柳子曰：“子诚有激而为是耶？则信辩且美矣。吾能终其说。彼上而玄者，世谓之天；下而黄者，世谓之地。浑然而中处者，世谓之元气；寒而暑者，世谓之阴阳。是虽大，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。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，是物也，其能有报乎？蕃而息之者，其能有怒乎？天地，大果蓏也。元气，大痈痔也。阴阳，大草木也。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？功者自功，祸者自祸，欲望其赏罚者大谬。呼而怨，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。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，生而<sup>[16]</sup>死尔，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。”

---

[1] 韩愈：字退之。柳宗元同时人。

[2] 蓏(luǒ)：木实为果，草实为蓏。

[3] 痈、疽为外症疮痍之统称。赤肿者为痈，不赤肿者为疽。疡(yàng)：头疮。见《左传》。身疮为痍。见《礼记》。疣赘：(yōu zhuì)，赘疣，结肉。瘰(lǚ)：疮久曰瘰，俗谓之漏管。痔：痔疮。

[4] 蝎(xiē)：木中蠹也。俗称蛀虫。

[5] 之，通行本作“而”，非是。

[6]窾(kuǎn)：凿窍。

[7]堰：同“堰”。壅水为堰。溲：小便厕所。

[8]观游：观游场所。

[9]洑：沟。沟洫：田间水道。陂：泽障，所以蓄水。

[10]燧：所以取火之木。爨：烧。

[11]革：改。熔：使金属熔化为流质。

[12]陶甄：皆谓制瓦器。琢：以刀斫之，磨：以两物相擦使之光泽。指治玉器。

[13]幸幸：同“悻悻”。怒意。冲冲：冲突貌。

[14]挠：败也。

[15]薄(pò)：逼迫也。

[16]而：犹“与”。

# 鹞说

有鸷曰鹞<sup>[1]</sup>者，穴于长安<sup>[2]</sup>荐福浮图<sup>[3]</sup>有年矣。浮图之人<sup>[4]</sup>，室宇于其下者，伺之甚熟。

为余说之曰：“冬日之夕，是鹞也，必取鸟之盈握者，完而致之以燠<sup>[5]</sup>其爪掌，左右而易之；旦，则执而上浮图之跂<sup>[6]</sup>焉，纵之；延其首以望，极其所；如往，必背而去焉，苟东矣，则是日也不东逐，南北西亦然。”

呜呼！孰谓爪吻<sup>[7]</sup>毛翮之物而不为仁义器耶！是固无号位爵禄之欲，里闾亲戚朋友之爱也，出乎鷇卵<sup>[8]</sup>，而知攫食决裂之事尔，不为其他，凡食类之饥，唯旦为甚，今忍而释之，以有报也，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。用其力而爱其死，以忘其饥，又远而违之，非仁义之道耶！恒其道，一其志，不欺其心，斯固世之所难得也。

余又疾夫今之说曰：以煦煦<sup>[9]</sup>而默，徐徐<sup>[10]</sup>而俯者，善之徒；以翘翘<sup>[11]</sup>而厉，炳炳而白<sup>[12]</sup>者，暴之徒。今夫梟鸞<sup>[13]</sup>晦于昼而神于夜；鼠，不穴寝庙<sup>[14]</sup>，循墙而走，是不近于煦煦者耶？今夫鹞：其立趯<sup>[15]</sup>然，其动砉<sup>[16]</sup>然，其视的然<sup>[17]</sup>，其鸣革然<sup>[18]</sup>，是不近于翘翘者耶！由是而观其所为，则今之说为未得也。

孰若鹞者，吾愿从之。毛耶？翮耶？胡不我施！寂寥<sup>[19]</sup>泰清<sup>[20]</sup>，乐以忘饥。

---

[1] 鹞 (gǔ)：鸷鸟。似鹰。鸷：猛鸟。

[2] 穴：用作动词，筑穴。长安：在今陕西西安西北。

[3] 荐福：寺名。浮图：塔。

[4] 浮图之人：指佛教徒。

[5] 燠 (yù)：暖，热。

[6] 跂：举踵也。此处作名词用。

[7] 吻：口边。

[8] 鷇 (kòu)：雏鸟须母哺食者曰鷇。

[9]煦煦(yù)：温和也。

[10]徐徐：安稳貌。

[11]翘翘：高竦貌。

[12]炳炳而白：谓凶猛之彰著也。

[13]梟：猛鸟。昼伏夜出，捕小鸟而食之。鸺(xiū)：猫头鹰。

[14]庙前曰“庙”，庙后曰“寝”。《左传》：夫鼠昼伏夜动，不穴于寝庙，畏人故也。

[15]趯(tì)：跳貌。

[16]砉(huā)然：象声词，形容迅速动作的声音。

[17]的然：明朗貌。

[18]革然：形容鸣声之怪异。

[19]寂寥：寂寞无声。

[20]泰清：谓天空。

# 捕蛇者说

永州<sup>[1]</sup>之野产异蛇：黑质而白章，触草木，尽死。以啮<sup>[2]</sup>人，无御之者。然得而腊<sup>[3]</sup>之以为饵<sup>[4]</sup>，可以已大风挛踠痿痹<sup>[5]</sup>，去死肌<sup>[6]</sup>，杀三虫<sup>[7]</sup>。其始，大医<sup>[8]</sup>以王命聚之，岁赋其二。募有能捕之者，当其租入。永之人争奔走焉。

有蒋氏者，专其利三世矣。问之，则曰：“吾祖死于是，吾父死于是，今吾嗣为之，十二年，几死者数矣。”言之，貌若甚戚<sup>[9]</sup>者。

余悲之，且曰：“若<sup>[10]</sup>毒之乎？余将告于莅事者<sup>[11]</sup>，更若役，复若赋，则何如？”

蒋氏大戚，汪然出涕曰：“君将哀而生之乎？则吾斯役之不幸，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。向吾不为斯役，则久已病矣。自吾氏三世居是乡，积于今，六十岁矣，而乡邻之生日蹙<sup>[12]</sup>。殫<sup>[13]</sup>其地之出，竭其庐之入，号呼而转徙<sup>[14]</sup>，饥渴而顿踣<sup>[15]</sup>，触风雨，犯寒暑，呼嘘毒疠<sup>[16]</sup>，往往而死者相藉<sup>[17]</sup>也。曩与吾祖居者，今其室十无一焉；与吾父居者，今其室十无二三焉；与吾居十二年者，今其室十无四五焉。非死，而徙尔，而吾以捕蛇独存。悍<sup>[18]</sup>吏之来吾乡：叫嚣乎东西，隳突<sup>[19]</sup>乎南北，哗然而骇者，虽鸡狗不得宁焉。吾恂恂而起：视其缶，而吾蛇尚存。则弛然而卧。谨食之，时而献焉。退而甘食其土之有，以尽吾齿。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，其余，则熙熙而乐。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。今虽死乎此，比吾乡邻之死，则已后矣。又安敢毒耶！”

余闻而愈悲。孔子曰：“苛政猛于虎也。”<sup>[20]</sup>吾尝疑乎是。今以蒋氏观之，尤<sup>[21]</sup>信。呜呼！孰知赋敛之毒，有甚是蛇者乎？故为之说，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。

---

[1] 永州：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。

[2] 啮（niè）：咬也。

[3] 腊（xī）：干肉也。

[4] 饵：药饵也。

[5]挛腕：为手足拳曲之病。痿：见前《天说》注。疔：恶疮也。麻疯也。

[6]死肌：谓死肉，如痈疽之腐烂者。

[7]三虫：谓寄生于人体中之虫。“三虫”二字出道书。

[8]大：同“太”，太医，官名，主医药。

[9]戚（qī）：忧也。

[10]若：你。

[11]莅事者：谓当事之职官。

[12]蹙：迫也。

[13]殫：尽也。

[14]转徙：辗转迁徙。

[15]顿：困顿。踣（pōu）：仆倒。

[16]毒疔：疫气。

[17]相藉：相践踏。此句谓死者之多。

[18]悍：凶暴。

[19]隳（huī）：毁坏。突：触。

[20]见《礼记·檀弓》。

[21]尤：通行本作“犹”。犹，尤，虽可通，然以作“尤”为明了。



# 罍说

鹿畏**豺**<sup>[1]</sup>，**豺**畏虎，虎畏罍。罍之状：被发人立，绝有力而甚害人焉。

楚之南有猎者，能吹竹为百兽之音。昔云：持弓矢，罍火<sup>[2]</sup>而即之山，为鹿鸣以感其类。伺其至，发火而射之。**豺**闻其鹿也，趋而至。其人恐，因为虎而骇之。**豺**走而虎至。愈恐，则又为罍。虎亦亡去。罍闻而求其类。至，则人也，捽<sup>[3]</sup>搏挽裂而食之。

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，未有不为罍之食也。

---

[1] **豺** (chū)：兽名。大如狗，其纹如狸。

[2] **罍** (yīng)：小口大肚的瓶子。罍火：藏火于罍中也。

[3] **捽** (zuó)：手持也。

# 宋清传

宋清，长安西部药市人也。居<sup>[1]</sup>善药，有自山泽来者，必归宋清氏。清忧主之。长安医工，得清药，辅其方，辄易<sup>[2]</sup>，咸誉清。疾病<sup>[3]</sup>者，亦皆乐就清求药，冀<sup>[4]</sup>速已。清皆乐然响应。虽不持钱者，皆与善药。积券如山，未尝诣取直。或不识，遥与券，清不为辞。岁终，度不能报，辄焚券，终不复言。

市人以其异，皆笑之曰：“清，蚩<sup>[5]</sup>妄人也。”或曰：“清其有道者欤！”

清闻之曰：“清，逐利以活妻子耳，非有道也。然谓我蚩妄者，亦谬。”

清居药四十年，所焚券者百数十人。或至大官，或连数州，受俸博，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；虽不能立报，而以赙死者千百，不害清之为富也。清之取利远。远，故大。岂若小市人哉，一不得直，则怫然<sup>[6]</sup>怒，再则骂而仇耳，彼之为利，不亦翦翦<sup>[7]</sup>乎，吾见蚩之有在也。

清诚以是得大利，又不为妄。执其道不废，卒以富。求者益众，其应益广。或斥弃沉废，亲与交视之落然者，清不以怠遇其人，必与善药如故。一旦复柄用，益厚报清。其远取利皆类此。

吾观今之交乎人者，炎而附，寒而弃，鲜有能类清之为者。世之言，徒曰市道交<sup>[8]</sup>。呜呼！清，市人也，今之交，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。幸而庶几，则天下之穷困废辱，得不死亡者众矣，市道交岂可少耶。

或曰：“清，非市道人也。”柳先生曰：“清居市不为市之道，然而居朝廷，居官府，居庠塾<sup>[9]</sup>乡党，以士大夫自名者，反争为之不已，悲夫！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。”

---

[1]居：积蓄。

[2]讎：有效验。《史记》：方尽多不讎。

[3] 疖 (bì) : 头疮; 疡 (yǎng) : 身疮。

[4] 冀: 希望。

[5] 蚩: 无知识。

[6] 怫然: 怒貌。

[7] 翦翦: 短浅貌。此谓所见不远, 获利不多也。

[8] 市道交: 谓市井交易之道, 重利而忘义也。

[9] 庠塾: 古学校之名。《礼学记》: 古之教者, 家有塾, 党有庠。

# 种树郭橐驼传<sup>[1]</sup>

郭橐驼，不知始何名。病偻<sup>[2]</sup>，隆然伏行<sup>[3]</sup>，有类橐驼者，故乡人号之驼。驼闻之，曰：“甚善！名我固当。”因舍其名，亦自谓橐驼云。

其乡曰丰乐乡，在长安西。驼业种树，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<sup>[4]</sup>，及卖果<sup>[5]</sup>者，皆争迎取养<sup>[6]</sup>。视驼所种树，或移徙，无不活。且硕<sup>[7]</sup>茂蚤<sup>[8]</sup>实以蕃。他植者虽窥伺效慕，莫能如也。

有问之，对曰：“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，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。凡植木之性：其本欲舒，其培欲平，其土欲故<sup>[9]</sup>，其筑欲密。既然已，勿动，勿虑，去不复顾。其莳<sup>[10]</sup>也若子，其置也若弃。则其天者全，而其性得矣。故吾不害其长而已，非有能硕茂之也。不抑耗其实而已，非有能蚤而蕃之也。他植者则不然。根拳而土易。其培之也，若不过焉，则不及。苟有能反是者，则又爱之太恩，忧之太勤，旦视而暮抚，已去而复顾。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，摇其本以观其疏密。而木之性日以离矣。虽曰爱之，其实害之；虽曰忧之，其实仇之。故不我若也。吾又何能为哉？”

问者曰：“以子之道，移之官理，可乎”。驼曰：“我知种树而已，理，非吾业也。然吾居乡，见长人者好烦其令，若甚怜焉，而卒以祸。旦暮，吏来而呼曰：‘官命促尔耕，勸<sup>[11]</sup>尔植，督尔获<sup>[12]</sup>，蚤缲<sup>[13]</sup>而<sup>[14]</sup>绪<sup>[15]</sup>，蚤织而缕，字<sup>[16]</sup>而幼孩，遂而鸡豚。’鸣鼓而聚之，击木而召之。吾小人辍飧饔<sup>[17]</sup>以劳<sup>[18]</sup>吏者且不得暇，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。故病且怠若是。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。”

问者嘻曰：“不亦善夫！吾问养树，得养人术。”传其事以为官戒<sup>[19]</sup>。

---

<sup>[1]</sup>橐驼：今通写作“骆驼”。兽名，背有肉隆起，状甚丑。种树者郭姓，貌类骆驼，故人称为郭骆驼也。

<sup>[2]</sup>偻（lǒu）：背曲也。

[3]伏行：谓伏地而行也。

[4]为观游：谓种树以供赏玩也。

[5]卖果：谓种树采果以谋生也。

[6]谓迎郭橐驼于家而养之也。

[7]硕：大也。

[8]蚤：同“早”。

[9]故：旧也。

[10]蒔：分种也。

[11]勩：勉也。

[12]获(huō)：刈谷也。

[13]繰(shāo)：抽茧出丝也。

[14]而：汝也。

[15]绪：丝之端。

[16]字：乳子也。

[17]朝食曰饗，夕食曰飧。辍飧饗：谓朝夕不暇食。

[18]劳：读去声。慰迎。

[19]通行本“戒”字下多一“也”字。

# 童区寄传<sup>[1]</sup>

柳先生曰：越<sup>[2]</sup>人少恩，生男女，必货视之。自毁齿<sup>[3]</sup>已<sup>[4]</sup>上，父兄鬻卖以觊<sup>[5]</sup>其利。不足，则盗取他室束缚钳<sup>[6]</sup>梏<sup>[7]</sup>之，至有须鬣<sup>[8]</sup>者。力不胜，皆屈为童。当道相贼杀以为俗。幸得壮大，则缚取么弱<sup>[9]</sup>者。汉官<sup>[10]</sup>因为己利，苟得童，恣所为，不问。以是越中户口滋耗<sup>[11]</sup>，少得自脱。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，斯亦奇矣。

桂部从事杜周士<sup>[12]</sup>为余言之。童寄者，郴州<sup>[13]</sup>堯牧<sup>[14]</sup>儿也。行牧且堯，二豪贼劫持反接，布囊其口，去逾四十里之虚所<sup>[15]</sup>卖之。寄伪儿啼恐栗，为儿恒状。贼易之。对饮酒，醉。一人去为市，一人卧，植刃道上。童微伺其睡，以缚背刃，力下上，得绝。因取刃杀之。逃。未及远，市者还，得童，大骇，将杀童。遽曰：“为两郎<sup>[16]</sup>童，孰若为一郎童耶！彼不我恩也。郎诚见完与恩，无所不可。”市者良久，计曰：“与其杀是童，孰若卖之。与其卖而分，孰若吾得专焉。幸而杀彼，甚善。”即藏其尸，持童抵主人所。愈束缚，牢甚。夜半，童自转，以缚即炉火烧绝之。虽疮手勿惮。复取刃杀市者。因大号。一虚皆惊。童曰：“我区氏儿也，不当为童。贼二人得我，我幸皆杀之矣。愿以闻于官。”虚吏白州，州白大府，大府召视，儿幼愿<sup>[17]</sup>耳。刺史颜证<sup>[18]</sup>奇之，留为小吏，不肯。与衣裳，吏护还之乡。乡之行劫缚者，侧目莫敢过其门。皆曰：“是儿少秦武阳<sup>[19]</sup>二岁，而讨杀二豪，岂可近耶！”

---

[1]童：谓童子，区：姓，寄：名。

[2]越：同“粤”。今江、浙、闽、两广之地，古统谓之“百粤”。

[3]毁齿：八岁曰毁齿。《白虎通》：八岁毁齿，始有知识。

[4]已：同“以”。

[5]觊：冀望也。

[6]钳：古刑具，如铁链，所以束颈者。

[7]梏：古刑具，以木为之，加于手上。

[8]鬣：长须也。

[9]么弱：小弱也。

[10]汉官：谓汉人所设之官，以治夷人者也。

[11]耗：少也。

[12]杜周士于元和中为桂管从事。从事，官名。唐时广、桂、容、邕、安南，皆属广府，谓之岭南五管。

[13]郴：郴州，在湖南。

[14]茆（ráo）：采薪。牧：牧牲畜。

[15]虚：通“墟”。墟所：集市。

[16]郎：为称谓。此处对盗而言。

[17]愿：谨慎。

[18]颜证：颜杲卿之孙。时为桂管刺史观察史。

[19]秦武阳：战国人，十三岁能杀人，随荆轲前往秦国刺杀秦王。

# 梓人传<sup>[1]</sup>

裴封叔<sup>[2]</sup>之第，在光德里。有梓人款<sup>[3]</sup>其门，愿佣隙<sup>[4]</sup>宇而处焉。

所职，寻、引<sup>[5]</sup>、规、矩、绳、墨。家不居砉斫之器。问其能，曰：“吾善度材。视栋宇之制，高深圆方短长之宜，吾指使而群工役焉。舍我，众莫能就一字。故食于官府，吾受禄三倍；作于私家，吾收其直太半焉。”

他日，入其室，其床阙足而不能理。曰：“将求他工。”余甚笑之，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。

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，余往过焉。委群材，会众工，或执斧斤，或执刀锯，皆环立向之。梓人左持引，右执杖而中处焉。量栋宇之任，视木之能。举挥其杖曰：“斧！”彼执斧者奔而右。顾而指曰：“锯！”彼执锯者趋而左。俄而斤者斫，刀者削，皆视其色，俟其言，莫敢自断者。其不胜任者，怒而退之，亦莫敢愠焉。画宫于堵<sup>[6]</sup>，盈尺，而曲尽其制，计其毫厘而构大厦，无进退焉。既成，书于上栋<sup>[7]</sup>曰：

“某年某月某日某建。”则其姓字也。凡执用之工不在列。余圜视<sup>[8]</sup>大骇，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。

继而叹曰：“彼将舍其手艺，专其心智，而能知体要者欤！吾闻劳心者役人，劳力者役于人，彼其劳心者欤！能者用而智者谋，彼其智者欤！是足为佐天子，相天下法矣。物莫近乎此也。彼为天下者本于人。其执役者为徒隶<sup>[9]</sup>，为乡师，里胥<sup>[10]</sup>。其上为下士<sup>[11]</sup>，又其上为中士，为上士。又其上为大夫，为卿，为公。离而为六职<sup>[12]</sup>，判而为百役。外薄<sup>[13]</sup>四海，有方伯<sup>[14]</sup>，连率<sup>[15]</sup>，郡有守<sup>[16]</sup>，邑有宰<sup>[17]</sup>，皆有佐政<sup>[18]</sup>。其下有胥吏<sup>[19]</sup>，又其下皆有嗇夫<sup>[20]</sup>，版尹<sup>[21]</sup>以就役焉。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。彼佐天子，相天下者，举而加焉，指而使焉，条其纲纪而盈缩焉，齐其法制而整顿焉。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。择天下之士，使称其职，居天下之人，使安其业，视都知野，视野知国，视国知天下，其远迩细大，可手据其图而究焉。犹梓人画宫于堵



而绩于成也。能者进而由之，使无所德，不能者退而休之，亦莫敢愠，不炫能，不矜名，不亲小劳，不侵众官，日与天下之英才，讨论其大经。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。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。相道既得，万国既理，天下举首而望曰：“吾相之功也。”后之人循迹而慕曰：“彼相之才也。”士或谈殷、周之理者曰伊、傅、周、召<sup>[22]</sup>，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。犹梓人自名其功，而执用者不列也。大哉相乎！通是道者，所谓相而已矣。其不知体要者反此。以恪勤为公，以簿书<sup>[23]</sup>为尊，炫能矜名，亲小劳，侵众官，窃取六职，百役之事，听听<sup>[24]</sup>于府庭，而遗其大者远者焉，所谓不通是道者也。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，规矩之方圆，寻引之短长，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，又不能备其工，以之败绩，用而无所成也。不亦谬欤！”

或曰：“彼主为室者，倘或发其私智，牵制梓人之虑，夺其世守，而道谋<sup>[25]</sup>是用。虽不能成功，岂其罪耶。亦在任之而已。”

余曰：“不然。夫绳墨诚陈，规矩诚设，高者不可抑而下也，狭者不可张而广也。由我则固，不由我则圯，彼将乐去固而就圯也，则卷<sup>[26]</sup>其术，默其智，悠尔而去，不屈吾道，是诚良梓人耳。其或嗜其货利，忍而不能舍也，丧其制量，屈而不能守也，栋桡屋坏，则曰：‘非我罪也。’可乎哉！可乎哉！”

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，故书而藏之。梓人，盖古之审曲面势者，今谓之“都料匠”云。余所遇者杨氏，潜其名。

---

[1]梓人：工木之工，俗谓木匠。

[2]裴封叔：名瑾。子厚之姊夫。

[3]款：叩。

[4]佣：谓“赁”。隙：同“隙”。

[5]所以度长短之器。八尺曰“寻”，十丈曰“引”。

[6]堵：墙垣。此谓画宫室之图于墙壁上。

[7]上栋：梁。

[8]圜：与“环”通。圜视：犹言四顾。

[9]徒隶：供徭役者。

[10]乡师：谓一乡之长。里胥：谓一里之长。

[11]三代时，官职以卿相、大夫、士三者为等级，而士又分上中下三级。

[12]六职：见《周礼·考工记》。六职者，王公、士大夫、百工、商旅、农夫、妇功也。

[13]薄：被也。

[14]方伯：一方诸侯之长。

[15]连率：亦作“连帅”。十国诸侯之长。古者十国为连，连有帅。

[16]守：一郡之长官。

[17]宰：一邑之长官。

[18]佐政：谓辅贰之官。

[19]胥吏：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。

[20]胥夫：掌听讼收赋税之吏。

[21]版尹：掌户口版图之吏。

[22]伊：伊尹，傅：傅说，周：周公，召：召公。

[23]簿书：钱谷出纳之簿籍也。此处谓躬亲其事也。

[24]听听：笑貌。

[25]道谋，《诗》：如彼筑室于道谋，是用不溃于成。谓筑室谋于道路之人，而事不能成也。

[26]卷：谓“藏”也。

# 螾蟻傳<sup>[1]</sup>

螾蟻者，善負小虫也。行遇物，輒持取，印<sup>[2]</sup>其首，負之。背愈重，虽困剧不止也。其背甚涩<sup>[3]</sup>，物积，因不散。卒蹶仆<sup>[4]</sup>，不能起。人或怜之，为去其负。苟能行，又持取如故。又好上高，极其力不已，至坠地死。

今世之嗜取者，遇货不避，以厚其室，不知为己累也。唯恐其不积。及其怠而蹶也，黜弃之，迁徙之，亦以病矣。苟能起，又不艾<sup>[5]</sup>。日思高其位，大其禄，而贪取滋甚，以近于危坠。观前之死亡不知戒。虽其形魁然<sup>[6]</sup>大者也，其名人也，而智则小虫也。亦足哀夫！

---

<sup>[1]</sup>螾蟻（fù bǎn）：虫名。子厚此文，盖为寓言。

<sup>[2]</sup>印：同“仰”。

<sup>[3]</sup>涩：凝滞不滑。

<sup>[4]</sup>蹶（zhì）：有所阻碍而颠仆。仆（pū），向前倒。

<sup>[5]</sup>艾：停止。

<sup>[6]</sup>魁然：高大貌。

# 三戒

吾恒恶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，或依势以干非其类，出技以怒强，窃时以肆暴，然卒迫于祸。有客谈麋<sup>[1]</sup>、驴、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《三戒》。

## 临江之麋<sup>[2]</sup>

临江之人畋<sup>[3]</sup>，得麋麕<sup>[4]</sup>。畜之。入门，群犬垂涎，扬尾皆来。其人怒，怛<sup>[5]</sup>之。自是日抱就犬，习示之，使勿动。稍使与之戏。

积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麕稍大，忘己之麕也，以为犬良我友，抵触偃仆，益狎。犬畏主人，与之俯仰甚善。然时啖<sup>[6]</sup>其舌。

三年，麕出门外，见外犬在道甚众，走欲与为戏。外犬见而喜且怒，共杀食之，狼藉<sup>[7]</sup>道上。麕至死不悟。

## 黔之驴<sup>[8]</sup>

黔无驴。有好事者船载以入。至，则无可利用。放之山下。虎见之，龙<sup>[9]</sup>然大物也，以为神。蔽林间窥之。稍出近之，慙慙<sup>[10]</sup>然莫相知。

他日，驴一鸣，虎大骇。远遁，以为且噬己也。甚恐。然往来视之，觉无异能者。益习其声。又近出前后，终不敢搏。稍近，益狎。荡倚冲冒。驴不胜怒，蹄之<sup>[11]</sup>。虎因喜，计之曰：“技止此耳！”因跳踉<sup>[12]</sup>大啖<sup>[13]</sup>，断其喉，尽其肉，乃去。

噫！形之龙也类有德，声之宏也类有能，向不出其技，虎虽猛，疑畏卒不敢取。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## 永某氏之鼠<sup>[14]</sup>

永有某氏者，畏日<sup>[15]</sup>，拘忌异甚。以为己生岁直子，鼠，子神也，因爱鼠。不畜猫犬，禁童勿击鼠。仓廩庖厨，悉以恣鼠，不问。

由是鼠相告，皆来某氏，饱食而无祸。某氏室无完器，橐<sup>[16]</sup>无完衣，饮食大率鼠之余也。昼累累<sup>[17]</sup>与人兼行，夜则窃啮斗暴，其声万状，不可以寝。终不厌。

数岁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后人来居，鼠为态如故。其人曰：“是阴类恶物也。盗暴尤甚。且何以至是乎哉！”假五六猫，阖门，撤瓦灌穴<sup>[18]</sup>，购童罗捕之。杀鼠如丘，弃之隐处，臭数月乃已。

呜呼！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！

---

[1]麋：似鹿而大。

[2]临江：唐县名。今江西樟树市西南。

[3]畋（tián）：田猎也。

[4]麇（ní）：鹿子。

[5]怛（dá）：悼痛。此谓悼痛麇麇。

[6]啖（dàn）其舌：谓犬自舔其舌，而不敢咬麇麇。

[7]狼藉：散乱。

[8]黔（qián）：今贵州省境。

[9]虬（páng）然：龙，通“庞”，大貌。

[10]惓惓（yìn）：敬谨貌。

[11]蹄，作动词用，谓驴以蹄踢虎也。

[12]跳踉：足乱动貌。

[13]啖（dàn）：食也。

[14]永：谓永州。今湖南永州市零陵区。

[15]畏日：畏犯“日忌”。

[16]橐（yí）：衣架。

[17]累累：相连属之貌。

[18]撤瓦：谓除去屋瓦。灌穴：谓注水于穴。皆所以捕鼠也。

#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<sup>[1]</sup>

左、右史混久矣。言、事驳乱<sup>[2]</sup>。《尚书》《春秋》之旨不立。自左丘明传孔氏<sup>[3]</sup>，太史公历述古今，合而为《史记》<sup>[4]</sup>，迄于今，交错相糺<sup>[5]</sup>，莫能离其说。独左氏《国语》<sup>[6]</sup>，纪言不参于事；《战国策》《春秋后语》<sup>[7]</sup>，颇本古史《尚书》之制。然无古圣人蔚然之道，大抵促数耗矣。而后之文者宠之。文之近古而尤壮丽，莫若汉之西京<sup>[8]</sup>。班固书<sup>[9]</sup>传之。吾尝病其畔散不属，无以考其变，欲采比义；会年长，疾作，弩堕<sup>[10]</sup>愈日甚，未能胜也。

幸吾弟宗直爱古书，乐而成之。搜讨磔裂，摭摭<sup>[11]</sup>融结，离而同之，与类推移。不易时月而咸得从其条贯。森然若开群玉之府<sup>[12]</sup>，指挥联累，圭璋琮璜<sup>[13]</sup>之状，各有列位，不失其序，虽第其价<sup>[14]</sup>可也。

以文观之，则赋、颂、诗、歌，书、奏、诏、策，辩、论之辞毕具。以语观之，则右史记言，《尚书》《战国策》，成败兴坏之说大备，无不苞也。噫！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。

始吾少时，有路子者，自赞为是书，吾嘉而叙其意，而其书终莫能具。卒俟宗直也。故删取其说，系于左，以为《西汉文类》首纪。

殷、周之前，其文简而野<sup>[15]</sup>；魏晋以降，则荡而靡<sup>[16]</sup>；得其中者汉氏。汉氏之东，则既衰矣。当文帝<sup>[17]</sup>时，始得贾生<sup>[18]</sup>，明儒术；武帝<sup>[19]</sup>尤好焉，而公孙弘、董仲舒、司马迁、相如<sup>[20]</sup>之徒作，风雅益盛，敷施天下，自天子至公卿、大夫、士、庶人咸通焉，于是宣于诏、策，达于奏、议，讽于辞、赋，传于歌、谣；由高帝讫于哀、平、王莽之诛，四方之文章，盖烂然<sup>[21]</sup>矣。史臣班孟坚<sup>[22]</sup>修其书，拔其尤者，充于简册，则二百三十年间，列辟<sup>[23]</sup>之达道，名臣之大范，贤能之志业，黔黎<sup>[24]</sup>之风习列焉。若乃合其英精，离其变通，论次其叙位，必俟学古者兴行之。唐兴，用文理；贞元<sup>[25]</sup>间，文章特盛，本之三代<sup>[26]</sup>泆于汉氏，与之相准。于是有能者，取孟坚书，类其文，次其先后，为四十卷。

---

[1]柳宗直：字正夫。为子厚从父弟。

[2]《汉书》：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；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。左右史，古分为二。此言左、右相混不分，而言事驳乱也。

[3]左丘明：鲁之太史，述孔子《春秋》而作《左传》。

[4]太史公：汉司马迁也。作《史记》，起黄帝，迄汉武。

[5]紃：同“纠”。戾也，合也。

[6]《国语》：亦为左丘明作。

[7]《战国策》：为先秦人记战国时策士事，汉刘向辑为一编。《春秋后语》，晋孔衍作。采取《战国策》及《史记》所记，参其同异，而为此编。今逸。

[8]后汉都洛阳，称前汉之长安为西京。

[9]班固书：《汉书》。

[10]駑堕：谓駑劣、堕落也。

[11]捃摭（jùn zhī）：罗取也。

[12]群玉之府：藏书册之地。《穆天子传》：至于群玉之山，先王之所谓策府。语本此。

[13]圭璋琮璜：皆玉名。因言群玉。故以之比书册。

[14]第其价：谓次第其价值也。

[15]质胜文谓之“野”。

[16]荡：淫荡。靡：委靡。

[17]文帝：高帝子。

[18]贾生：指西汉文学家贾谊。

[19]武帝：景帝子，文帝孙。

[20]公孙弘：武帝时人。初举贤良，对策第一。董仲舒：武帝时人。有《天人三策》《春秋繁露》。司马迁：亦武帝时人。著《史记》。司马相如：字长卿，武帝时以词赋著名。

[21]烂然：光明貌。

[22]孟坚：为班固之字。固著《汉书》。

[23]辟：君。

[24]黔：黔首；黎：黎民。

[25]贞元：德宗年号。

[26]三代：夏、商、周。

# 送薛存义之任序<sup>[1]</sup>

河东<sup>[2]</sup>薛存义将行，柳子载肉于俎，崇酒于觴，追而送之江之浒<sup>[3]</sup>，饮食之。

且告曰：凡吏于土者，若<sup>[4]</sup>知其职乎？盖民之役，非以役民而已也。凡民之食于土者，出其什一佣乎吏，使司平于我也。今我受其直，怠其事者，天下皆然。岂唯怠之，又从而盗之。向使佣<sup>[5]</sup>一夫于家，受若直，怠惹事，又盗若货器，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。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，何哉？势不同也。势不同而理同，如吾民何！有达于理者，得不恐而畏乎！

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。蚤作而夜思，勤力而劳心，讼者平，赋者均，老弱无怀诈暴憎。其为不虚取直也的<sup>[6]</sup>矣，其知恐而畏也审矣。

吾贱且辱，不得与考绩幽明<sup>[7]</sup>之说；于其往也，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。

---

<sup>[1]</sup>薛存义，亦河东人。与子厚同里。蒋之翘注：一本无“之任”二字，盖存义令永州之零陵，其去也，子厚序而送之。

<sup>[2]</sup>河东：今山西境内黄河以东之地。

<sup>[3]</sup>通行本作“江浒”，无“之”字。浒：水涯。

<sup>[4]</sup>若：你。下文同。

<sup>[5]</sup>佣：雇佣。

<sup>[6]</sup>的：实也。

<sup>[7]</sup>幽明，《书》：三载考绩，三考，黜陟幽、明。谓三载一考，三考，则能否，幽明有别。黜退其幽者，而升进其明者。



# 送从弟谋归江陵序<sup>[1]</sup>

吾与谋由高祖王父而异。谋少吾二岁。往时在长安，居相迳也。与谋皆甚少。独见谋在众少言，好经书，心异之。其后吾为京兆从事<sup>[2]</sup>，谋来举进士，复相得。益知谋盛为文辞，通外家书<sup>[3]</sup>，一再不胜，惧禄养之缓，弃去，为广州<sup>[4]</sup>从事，复佐邕州<sup>[5]</sup>，连得荐举至御史。

后以智免归，家江陵。有宅一区，环之以桑。有童指<sup>[6]</sup>三百，有田五百亩，树之谷，艺之麻，养有牲，出有车，无求于人，日率诸弟县滑甘丰柔<sup>[7]</sup>，视寒暖之宜。其隙<sup>[8]</sup>则读书，讲古人所谓“求其道之至”者以相励也。

过永州，为吾留信次<sup>[9]</sup>，具道其所为者。凡士人居家，孝悌恭俭；为吏，祇肃；出则信，入则厚；足其家，不以非道；进其身，不以苟得；时退则退，尊老无井臼之劳<sup>[10]</sup>，安和而益寿；兄弟衎衎<sup>[11]</sup>以相友，不谋食而食给，不谋道而道显；则谋之去进士，为从事于远，始也吾疑焉，今也吾是焉。别九岁而会于此。视其貌益伟，问其业益习，叩其志益坚。

于虞<sup>[12]</sup>！吾宗不振久矣。识者曰：今之世，稍有人焉；若谋之出处，庸非所谓人欤！

或问管仲，孔子曰：人也。谋虽不试，于管仲，其为道无悖，亦可以有是名也。抑又闻：圣人之道，学焉而必至。谋之业良矣，而又增焉；志专矣，而又若不足焉。孔子之门，不道管、晏，则谋之为人也其可度哉！

吾不智触罪，摈越、楚间六年<sup>[13]</sup>，筑室茨草<sup>[14]</sup>，为圃乎湘之西<sup>[15]</sup>，穿池可以渔，种黍可以酒，甘终为永州民；又恨徒费禄食而无所答，下愧农夫，上惭王官，追计往时咎过，日夜反覆，无一食而安于口，平于心。若是者岂不以少好名誉，嗜味得毒<sup>[16]</sup>而至于耶。用是愈贤谋之去进士为从事以足其家，终始孝悌。今虽羨之，岂复可得！

谋在南方有令名，其所为日闻于人。吾恐谋不幸，又为吾之所悔者，将已之而不能得，可若何？然谋以信厚少言，蓄其志以周于事，虽履吾迹，将不至乎吾之祸。则谋何悔之有！苟能是，虽至于大富贵，又何粟耶！振吾宗者，其惟望乎尔！

---

[1]江陵：唐郡名，今湖北江陵县。

[2]京兆：犹言京师。从事：佐吏之称。

[3]外家书：谓外教之书。指佛书也。

[4]广州：今广东番禺。

[5]邕州：今广西南宁。

[6]童指：谓童仆。指：用以计人口之数。如今俗言“食指浩繁”是也。

[7]滑甘丰柔：代指美食。

[8]隙：同“隙”’ 闲暇之时。

[9]信次：凡师，一宿为舍，再宿为信，过信为次。见《左传》。

[10]井臼之劳：谓汲水，舂米之役也。

[11]衍衍：安定貌。

[12]于歔：同“呜呼”。

[13]摈：斥逐。越、楚间：指永州。永州与广东相近，古于湖南亦称楚，于广东亦称南越，故曰“越、楚间”。

[14]茨草：以茅盖屋。

[15]湘之西：谓湘水之西，指永州。

[16]嗜味得毒，《国语》：“单襄公谓鲁成公曰：‘高屋实疾颠，厚味得腊毒’。”

# 送僧浩初序<sup>[1]</sup>

儒者韩退之<sup>[2]</sup>与余善，尝病余嗜浮图<sup>[3]</sup>言，訾<sup>[4]</sup>余与浮图游。近陇西<sup>[5]</sup>李生础自东都<sup>[6]</sup>来，退之又寓书罪余，且曰：见《送元生序》<sup>[7]</sup>。不斥浮图。浮图诚有不可斥者，往往与《易》《论语》合，诚乐之。其于性情爽然<sup>[8]</sup>，不与孔子异道。

退之好儒，未能过扬子<sup>[9]</sup>；扬子之书，于庄、墨、申、韩，皆有取焉<sup>[10]</sup>。浮图者，反不及庄、墨、申、韩之怪僻险贼耶？曰：以其夷<sup>[11]</sup>也。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，则将友恶来、盗跖<sup>[12]</sup>，而贱季札、由余<sup>[13]</sup>乎？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。吾之所取者，与《易》《论语》合，虽圣人复生，不可得而斥也。

退之所罪者，其迹也。曰：髡而缙<sup>[14]</sup>，无夫妇，父子，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。若是，虽吾亦不乐也。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，是知石而不知韞玉<sup>[15]</sup>也。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。与其人游者，非必能通其言也。且凡为其道者，不爱官，不争能，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。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<sup>[16]</sup>为务，以相轧也，则舍是其焉从。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。

今浩初闲其性，安其情，读其书，通《易》《论语》，唯山水之乐，有文而文之，又父子咸为其道，以养而居，泊焉而无求；则其贤于为庄、墨、申、韩之言，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，其亦远矣。

李生础，与浩初又善，今之往也，以吾言示之。因北人寓退之，视何如也。

---

[1]按，读此文，可见子厚思想之一斑。

[2]退之：韩愈之字。愈为子厚同时人，以文名。

[3]浮图：指佛教。

[4]訾（zhǐ）：议人过失也。

[5]陇西：今甘肃陇西县。

[6]东都：谓汉之东都。即今河南洛阳。

[7]子厚有《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》。

[8]爽(shi)然：愉快貌。

[9]扬雄：扬雄。西汉末人。著《法言》《太玄经》等书。

[10]庄墨申韩：指庄周、墨翟、申不害、韩非。按：扬子云：“庄周有取乎？曰：少欲。”又云：“庄、杨荡而不法，墨、晏俭而废礼，申、韩险而无化。”是扬子只取庄周，不取墨翟与申、韩也。子厚此言有误。

[11]夷：犹言外国。

[12]恶来：商纣之臣。盗跖：柳下惠弟。皆凶人也。

[13]季札：春秋时吴季子。让国不受，封于延陵，号延陵季子。由余：春秋时西戎人。秦穆公用其谋拓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

[14]髡：剃发。缁：黑色。僧曰“缁流”，因衣黑衣，故名。

[15]韞：藏。韞玉：谓藏于石中之玉。

[16]印：谓官吏之印。组：丝条，以承印环者。

# 愚溪诗序

灌水<sup>[1]</sup>之阳，有溪焉，东流入于潇水<sup>[2]</sup>。或曰：冉氏尝居也，故姓<sup>[3]</sup>是溪曰冉溪。或曰：可以染也，名之以其能，故谓之染溪。余以愚触罪，谪潇水上，爱是溪，入二三里，得其尤绝者家焉。古有愚公谷<sup>[4]</sup>，今余家是溪，而名莫定<sup>[5]</sup>，土之居者犹断断然<sup>[6]</sup>，不可以不更<sup>[7]</sup>也。故更之为愚溪。

愚溪之上买小丘，为愚丘。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，得泉焉，又买居之，为愚泉。愚泉凡六穴，皆出山下平地，盖上出也。合流屈曲而南，为愚沟。遂负土累石，塞其隘为愚池。愚池之东为愚堂，其南为愚亭。池之中为愚岛。嘉木异石错置，皆山水之奇者，以余故，咸以愚辱焉。

夫水，智者乐也<sup>[8]</sup>；今是溪独见辱于愚，何哉？盖其流甚下，不可以灌溉；又峻急，多坻<sup>[9]</sup>石，大舟不可入也；幽邃浅狭，蛟龙不屑<sup>[10]</sup>，不能兴云雨，无以利世；而适类于余，然则虽辱而愚之，可也。

宁武子邦无道则愚<sup>[11]</sup>，智而为愚者也；颜子终日不违如愚<sup>[12]</sup>，睿<sup>[13]</sup>而为愚者也。皆不得为真愚。今余遭有道，而违于理，悖于事，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。夫然，则天下莫能争是溪，余得专而名焉。

溪虽莫利于世，而善鉴万类；清莹秀彻，锵鸣金石；能使愚者喜笑眷慕，乐而不能去也。余虽不合于俗，亦颇以文墨自慰，漱涤万物，牢笼百态，而无所避之。以愚辞歌愚溪，则茫然而不违，昏然而同归，超鸿蒙<sup>[14]</sup>，混希夷<sup>[15]</sup>，寂寥而莫我知也。于是作《八愚诗》，纪于溪石上。

---

[1] 灌水：为潇水之支流。

[2] 潇水：在今湖南道县北。源出潇山，故名潇水。

[3] 姓：用作动词，命名。

[4] 愚公谷：齐桓公出猎，逐鹿，入山谷中。见一老人问曰：“是为何谷？”对曰：“愚公之谷。”桓公问其故，曰：“以臣名之。”（《说苑》）

[5] 名莫定：通行本作“莫能定”。

[6] 断断 (yín) 然：争辩貌。

[7] 更：易也。此谓更易其名也。

[8] 《论语》：智者乐水。乐：喜好。

[9] 坻 (chí)：水中高地。

[10] 不屑：犹言“不屑居”也。

[11] 《论语》：宁武子，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按：此言非真愚也。

[12] 《论语》：子曰：“吾与回言，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。回也不愚。”回，颜子之名也。

[13] 睿 (ruì)：深明也。

[14] 鸿蒙：自然元气。

[15] 《老子》：“听之不闻名曰希，视之不见名曰夷。”

## 愚溪对<sup>[1]</sup>

柳子名愚溪而居。五日，溪之神夜见梦曰：“子何辱予，使予为愚耶？有其实者，名固从之。今予固若是耶？予闻闽<sup>[2]</sup>有水，生毒雾疠气<sup>[3]</sup>，中之者温屯呕泄<sup>[4]</sup>。藏石走濑，连舳糜解<sup>[5]</sup>。有鱼焉，锯齿锋尾而兽蹄<sup>[6]</sup>。是食人，必断而跃之，乃仰噬焉。故其名曰恶溪<sup>[7]</sup>。西海有水，散涣而无力，不能负芥，投之，则委靡垫<sup>[8]</sup>没，及底而后止。故其名曰弱水<sup>[9]</sup>。秦有水，掎汨泥淖<sup>[10]</sup>，挠混沙砾<sup>[11]</sup>。视之分寸，眙<sup>[12]</sup>若睨<sup>[13]</sup>壁。浅深险易，昧昧不覩。乃合清渭<sup>[14]</sup>，以自彰秽迹<sup>[15]</sup>。故其名曰浊泾<sup>[16]</sup>。雍<sup>[17]</sup>之西有水，幽险若漆，不知其所出。故其名曰黑水<sup>[18]</sup>。夫恶、弱，六极也<sup>[19]</sup>。浊、黑，贱名也。彼得之而不辞，穷万世而不变者，有其实也。今予，甚清与美，为子所喜。而又功可以及圃畦<sup>[20]</sup>，力可以载方舟<sup>[21]</sup>，朝夕者济焉。子幸择而居予，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‘愚’，卒不见德而肆其诬，岂终不可革耶？”

柳子对曰：“汝诚无其实。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，汝恶得避是名耶！且汝不见贪泉<sup>[22]</sup>乎？有饮而南者，见交阯<sup>[23]</sup>宝货之多，光溢于目，思以两手左右攫而怀之。岂泉之实耶？过而往，贪焉，犹以为名。今汝独招愚者居焉，久留而不去，虽欲革其名，不可得矣。夫明王之时，智者用，愚者伏。用者宜迩，伏者宜远。今汝之托也，远王都三千余里，仄僻回隐，蒸郁之与曹<sup>[24]</sup>，螺蚌之与居<sup>[25]</sup>，唯触罪摈<sup>[26]</sup>辱，愚陋黜伏者，日駸駸<sup>[27]</sup>以游汝，闯闯<sup>[28]</sup>以守汝，汝欲为智乎？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，握天子有司之柄，以生育天下者，使一经于汝；而唯我独处。汝既不能得彼，而见获于我，是则汝之实也。当汝为愚，而犹以为诬，宁有说耶？”

曰：“是则然矣。敢问：子之愚，何如而可以及我？”柳子曰：“汝欲穷我之愚说耶？虽极汝之所往，不足以申吾喙；涸汝之所流，不足以濡吾翰。姑示子其略：吾茫洋乎无知。冰雪之交，众裘，我絺<sup>[29]</sup>；溽暑之铄，众从之风，而我从之火。吾荡而趋<sup>[30]</sup>，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<sup>[31]</sup>，以败吾车；吾放而游，不知吕梁<sup>[32]</sup>之异乎安流<sup>[33]</sup>，以没吾舟；吾足蹈坎井，头抵木石，冲冒榛棘，僵仆虺蜴<sup>[34]</sup>，而不知怵惕<sup>[35]</sup>，何

丧何得？进不为盈，退不为抑。荒凉昏默，卒不自克。此其大凡者也。愿以是污汝，可乎？”

于是溪神深思而叹曰：“嘻！有余矣。是及我也。”因俯而羞，仰而吁，涕泣交流，举手而辞。一晦一明，觉而莫知所之。遂书其对。

---

[1]愚溪：子厚谪居永州，郁郁不自得。乃以“愚”名其所居之溪，复托言愚溪之神与己问答，而著此文。略与屈原《渔父》相似。又，此首旧编在《天说》等文之前。今因子厚作此文，应在作《愚溪诗序》后，故移置于此。

[2]闽：今福建省地。

[3]疠气：疫气。

[4]温：同“瘟”，热病也。屯：积也。谓患积滞之病也。呕：吐也。泄：泻也。

[5]舳：船头刺棹处。连舳：谓其多也。糜解：谓船触石而破碎也。

[6]锋尾：与锯齿对言。或作“蜂尾”与“兽蹄”对言，非是。盖蜂刺甚细弱，不足以状大鱼之尾也。

[7]恶溪：旧注谓广东潮安县有鳄溪，产鳄鱼，为人害，一称恶溪。此处云闽，大抵潮安为古闽南、两粤之界，故云云。然余窃以为此处恶溪二字，未必实指某地。亦犹下文弱水，不必真有其地也。

[8]垫：陷也。

[9]弱水：其水无力，不能浮物。此二字出《山海经》，未必真有其地。

[10]倚（jī）：偏引也。汨（gǔ）：没也。淖（nào）：泥。

[11]砾：碎石如砂而较大者。

[12]眈（chì）：直视。

[13]睨（nì）：斜视。

[14]清渭：渭水也。源出甘肃，东流入陕西境。

[15]谓浊泾与清渭相较，而自彰其浊也。

[16]浊泾：泾水也。源出甘肃，东流至陕西入于渭。

[17]雍：《禹贡》九州之一。今陕西、甘肃及青海一部分之地。

[18]黑水：在今甘肃。

[19]六极：一曰凶短折，二曰疾，三曰忧，四曰贫，五曰恶，六曰弱。此言恶、弱六极，意谓恶、弱为六极之二也。

[20]圃畦：种蔬果之园曰圃。田一区曰一畦。

[21]方舟：两舟相并而行。

[22]旧注：去广州二十里，地名石门；水曰贪泉，饮者怀无厌之欲。按：饮贪泉则贪，非事实所宜有，子厚于此，已明言之矣。

[23]交阯：汉置交阯郡。今越南中北部。

[24]蒸郁：湿热之气。曹：偶，伴侣。谓与湿热之气为伴侣。

[25]螺蚌与之居：与螺、蚌同居。

[26]摈：斥，逐。



[27] 駉駉 (qīn)：马疾行貌。

[28] 闾闾：马出门貌。

[29] 絺 (chī)：细葛布。为夏季服。

[30] 荡：行动貌。趋：疾行。

[31] 太行：山名。亘河南、山西、河北三省。古人言山之险者，多以太行为代表。九衢，按《尔雅》：四达谓之衢，九达谓之途。今云“九衢”，意谓大道也。

[32] 吕梁，《庄子》谓：“孔子观于吕梁：悬水三千仞，流沫四十里。”然未必实有其地。旧注谓：在今江苏铜山县，似附会。

[33] 安流：谓清浅无波涛之水。

[34] 虺 (huì)：毒蛇。蜥：蜥蜴。

[35] 怵惕 (chù tì)：恐惧貌。

# 潭州东池戴氏堂记<sup>[1]</sup>

弘农公<sup>[2]</sup>刺潭三年，因东泉为池，环之九里。丘陵林麓<sup>[3]</sup>距其涯，坻<sup>[4]</sup>岛洲渚交其中，其岸之突出者，水萦<sup>[5]</sup>之若玦<sup>[6]</sup>焉。池之胜，于是<sup>[7]</sup>为最。

公曰：“是非离世乐道者，不宜有此。”卒授宾客之选者。

谯国戴氏曰简，为堂而居之。堂成，而胜益奇。望之，若连舳縻舰，与波上下。就之，颠倒万物，辽廓眇忽。树之松柏杉楮<sup>[8]</sup>，被之菱芡芙蓉<sup>[9]</sup>。郁然而阴，粲然而荣。凡观望浮游<sup>[10]</sup>之美，专于戴氏矣。

戴氏尝以文行累为连率<sup>[11]</sup>所宾礼，贡之泽宫<sup>[12]</sup>，而志不愿仕。与人交，取其退让。受诸侯之宠，不以自大。其离世欤！好孔氏书，旁及庄、文<sup>[13]</sup>，莫不总统。以至虚为极，得受益之道。其乐道欤！贤者之举也必以类，当弘农公之选，而专兹地之胜，岂易而得哉！地虽胜，得人焉而居之，则山若增而高，水若辟而广，堂不待饰而已矣<sup>[14]</sup>矣。

戴氏以泉池为宅居，以云物为朋徒，摅<sup>[15]</sup>幽发粹，日与之娱。则行宜益高，文宜益峻，道宜益懋，交相赞者也。既硕其内，又扬于时，吾惧其离世之志不果矣。

君子谓弘农公刺潭得其政，为东池得其胜，授之得其人，岂非动而时中者欤！于戴氏堂也，见公之德，不可以不记。

---

[1]潭州：今湖南长沙市。

[2]弘农：地名。弘农公谓杨凭。凭，为弘农人。

[3]麓：山足。

[4]坻（chí）：水中高地。

[5]萦：绕也。

[6]玦（jué）：玉佩半环曰玦。

[7]是：指上文“其岸之突出者”。“于是”二字非连读。

[8]楮（zhū）：木名。

[9]芡：亦菱也。菱之两角者曰芡。芙蕖：荷花也。

[10]浮游：犹言周流。

[11]率：亦作“帅”。古者十国为连。连有帅。连帅：十国诸侯之长也。

[12]泽宫：古者习射之地，所以择士者。

[13]庄：谓庄子，文：谓文子。在唐代文子书盛行，故云。或谓“庄子之文”，亦通。

[14]奂：文彩灿烂。

[15]摅（shū）：舒也。

# 桂州訾家洲亭记<sup>[1]</sup>

大凡以观游名于代<sup>[2]</sup>者，不过视于一方。其或傍达左右，则以为特异。至若不骛<sup>[3]</sup>远，不陵危，环山洄江，四出如一，夸奇竞秀，咸不相让，遍行天下者，唯是得之。

桂州多灵山，发地峭坚，林立四野。署之左曰漓<sup>[4]</sup>水，水之中曰訾氏之洲。凡峽<sup>[5]</sup>南之山川，达于海上，于是毕出，而古今莫能知。

元和十二年，御史中丞裴公<sup>[6]</sup>来莅兹邦，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，盗遁奸革，德惠敷施，期年<sup>[7]</sup>政成。而当天子平淮夷，定河朔，告于诸侯<sup>[8]</sup>。公既施庆于下，乃合僚吏，登兹以嬉。观望攸长，悼前之遗。于是厚货居氓，移于闲壤。伐恶木，荆奥草<sup>[9]</sup>，前指后画，心舒目行。忽焉若飘浮上腾，以临云气。万山西向，重江束隘。联岚<sup>[10]</sup>含辉，旋视具宜。常所未睹，倏然<sup>[11]</sup>互见。以为飞舞奔走，与游者偕来。乃经工庀材<sup>[12]</sup>，考极相方<sup>[13]</sup>，南为燕亭，延宇垂阿，步檐更衣，周若一舍。北有崇轩，以临千里。左浮飞阁，右列闲馆。比舟为梁，与波升降。苞漓山，含龙宫<sup>[14]</sup>，昔之所大，蓄在亭内。日出扶桑<sup>[15]</sup>，云飞苍梧<sup>[16]</sup>。海霞岛雾，来助游物。其隙，则抗月槛于回谿，出风榭于篁<sup>[17]</sup>中。昼极其美，又益以夜。列星下布，颖气回合。邃然<sup>[18]</sup>万变。若与安期、羨门<sup>[19]</sup>接于物外。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，有不屈伏退让，以推高是亭者乎！

既成以燕，欢极而贺。咸曰：昔之遗胜概者，必于深山穷谷，人罕能至，而好事者后得以为己功；未有直治城<sup>[20]</sup>，挟闾闾<sup>[21]</sup>，车舆步骑，朝过夕视，讫千百年，莫或异顾，一旦得之，遂出于他邦，虽博物辩口，莫能举其上者。然则人之心目，其果有辽绝特殊而不可至者耶。盖非桂山之灵，不足以瑰观<sup>[22]</sup>；非是洲之旷，不足以极视；非公之鉴，不能以独得。噫！造物者之设是久矣，而尽之于今，余其可以无籍乎<sup>[23]</sup>。

---

<sup>[1]</sup>桂州：今广西桂林。訾家洲亭：其洲为訾姓者之业，故名。

[2]代：犹言“一代”。

[3]骛（wù）：驰逐。

[4]漓水：源出广西“华南第一峰”桂林越城岭，流至桂林，曰桂江。

[5]峿：南越方言谓山之锐而高者。

[6]裴公：名行立。时为桂管观察使。

[7]期年：周年也。

[8]元和十二年事。

[9]荆（ú）：斫也。奥草：积草也。

[10]炭：山气也。

[11]倏然：疾貌。

[12]经：度量也；经营也。庀（pǐ）：具也，备也。

[13]极：屋脊之栋。方：方向。

[14]龙宫：水底龙王所居之宫。此极言其深也。

[15]扶桑：传说为日出处。

[16]苍梧：山名。在今湖南宁远县。相传舜死于此。

[17]篁：竹林。

[18]邃然：深远之貌。

[19]安期、羨门：皆古仙人名。

[20]治城：地方长官所驻之地。

[21]阗阗（huǎn kuì）：集市。

[22]魂观：奇观也；大观也。

[23]籍：谓记录于书册也。

# 邕州马退山茅亭记<sup>[1]</sup>

冬十月，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。因高丘之阻以面势，无榑栌节税<sup>[2]</sup>之华。不斲椽<sup>[3]</sup>，不剪茨<sup>[4]</sup>，不列墙。以白云为藩篱，碧山为屏风。昭其俭也。

是山峯<sup>[5]</sup>然起于莽苍之中，驰奔云矗，亘数十百里，尾蟠荒陬<sup>[6]</sup>，首注大溪，诸山来朝，势若星拱，苍翠诡状，绮绌绣错，盖天钟秀于是，不限于遐裔也。

然以壤接荒服，俗参夷徼<sup>[7]</sup>，周王之马迹不至<sup>[8]</sup>，谢公之履齿不及<sup>[9]</sup>，岩径萧条，登探者以为叹。

岁在辛卯，我仲兄以方牧之命，试于是邦。夫其德及，故信孚，信孚，故人和，人和，故政多暇。由是尝徘徊北山以寄胜概。乃墜，乃涂，作我攸宇。于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。

每风止雨收，烟霞澄鲜，辄角巾鹿裘<sup>[10]</sup>，率昆弟友生冠者<sup>[11]</sup>五六人，步山极而登焉。于是手挥丝桐<sup>[12]</sup>，目送还云，西山爽气，在我襟袖，以极万类，揽不盈掌。

夫美不自美，因人而彰。兰亭也<sup>[13]</sup>不遭右军<sup>[14]</sup>，则清湍修竹，芜没于空山矣。是亭也僻介闽岭，佳境罕到；不书所作，使盛迹郁堙，是贻林涧之愧。故志之。

---

[1] 邕州：今广西南宁。马退山：在城北十五里。

[2] 榑栌（bǒ lú）：斗拱。税（zhuō）：梁上短柱。

[3] 椽（zhuàn）：屋上承瓦之材。

[4] 茨（cí）：盖屋之茅苇。

[5] 峯（zú）：山峰高险。

[6] 荒陬（zōu）：僻远之地。

[7] 徼：边塞。

[8] 周王：周穆王也。尝乘八骏西游，见西王母于瑶池。

[9]谢公：谢安。喜游山水。齿：木屐底之齿也。

[10]角巾：巾之有棱角者。隐士之服。鹿裘：以鹿皮为裘。《列子》：“荣启期鹿裘带索。”

[11]古者二十曰“冠”。《论语》：“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。”子厚语盖本此。

[12]丝桐：指琴。

[13]兰亭：在今浙江绍兴。晋王羲之曾宴游其地，作《兰亭序》。

[14]右军：官名。此称王羲之。

# 永州新堂记

将为穹<sup>[1]</sup>谷、嵒<sup>[2]</sup>岩、渊<sup>[3]</sup>池于郊邑之中，则必辇<sup>[4]</sup>山石，沟涧壑，凌绝峻阻，疲极人力，乃可以有为也。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，咸无得焉。逸其人，因其地，全其天<sup>[5]</sup>，昔之所难，今于是乎在。

永州实惟九疑<sup>[6]</sup>之麓。其始度土者，环山为城。有石焉，翳于奥草<sup>[7]</sup>；有泉焉，伏于土涂。蚺<sup>[8]</sup>虺之所蟠，狸鼠之所游。茂树恶木，嘉葩毒卉，乱杂而争植。号为秽墟。韦公<sup>[9]</sup>之来既逾月，理甚无事。望其地且异之。始命芟<sup>[10]</sup>其芜，行其涂，积之丘如<sup>[11]</sup>，蠲<sup>[12]</sup>之浏如<sup>[13]</sup>。既焚既酺<sup>[14]</sup>，奇势迭出。清浊辨质，美恶异位。视其植，则清秀敷舒；视其蓄，则溶漾纡余。怪石森然，周于四隅，或列或跪，或立或仆。窍穴透邃，堆阜突怒。乃作栋宇，以为观游。凡其物类，无不合形辅势，效伎<sup>[15]</sup>于堂庑之下。外之连山高原，林麓之崖，闲厠隐显。迤延野绿，远混天碧，咸会于谿门<sup>[16]</sup>之内。已乃延客入观，继以宴娱。

或赞且贺曰：见公之作，知公之志。公之因土而得胜，岂不欲因俗以成化；公之择恶而取美，岂不欲除残而佑仁；公之蠲浊而流清，岂不欲废贪而立廉；公之居高以望远，岂不欲家抚而户晓。夫然，则是堂也，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，山原林麓之观欤！将使继公之理者，视其细，知其大也。

宗元请志诸石，措诸屋漏<sup>[17]</sup>，以为二千石<sup>[18]</sup>楷法<sup>[19]</sup>。

---

[1]穹：本为圆形隆起状，但此处谓圆形凹下而深也。盖反言之。

[2]嵒（kān）：不平貌。

[3]渊：深。

[4]辇：以车载物。

[5]全其天：犹云保全其天真。

[6]九疑：山名。又作九嶷。在今湖南宁远县南。

[7]奥草：积草。

[8]蚺：同“蛇”。



[9] 韦公：名宙。时为永州刺史。

[10] 芟（shān）：刈草。

[11] 丘如：犹言如丘。

[12] 薶（juān）：除去之也。

[13] 浏如：水清貌。

[14] 酺（shī）：澆酒也。此处谓分水之流。如澆酒也。

[15] 伎：巧。

[16] 譙门：城楼。

[17] 屋漏，《尔雅》：西北隅谓之屋漏。通行本作“壁偏”，疑为后人所妄改。

[18] 二千石：官名。刺史称二千石。

[19] 楷法：犹言模范。

# 永州万石亭记

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莅永州<sup>[1]</sup>，闲日，登城北墉<sup>[2]</sup>，临于荒野丛翳<sup>[3]</sup>之隙，见怪石特出，度其下必有殊胜，步自西门，以求其墟。伐竹披奥<sup>[4]</sup>，欹仄<sup>[5]</sup>以入，绵谷跨溪；皆大石林立，涣<sup>[6]</sup>若奔云，错若置棋，怒者虎斗，企者鸟厉。抉其穴，则鼻口相呀<sup>[7]</sup>；搜其根，则蹄股交峙<sup>[8]</sup>。环行卒愕<sup>[9]</sup>，疑若搏噬。于是剝辟朽壤<sup>[10]</sup>，剪焚榛蕨<sup>[11]</sup>，决浚沟<sup>[12]</sup>，导伏流，散为疏林，洄为清池。寥廓泓渟<sup>[13]</sup>，若造物者始判清浊，效奇于兹地，非人力也。乃立游亭，以宅厥中。直亭之西，石若掖<sup>[14]</sup>分，可以眺望。其上青壁斗<sup>[15]</sup>绝，沉于渊源，莫究其极。自下而望，则合乎攒峦<sup>[16]</sup>，与山无穷。

明日，州邑耆老<sup>[17]</sup>，杂然而至。曰：“吾侪生是州，艺<sup>[18]</sup>是野，眉龙齿颯<sup>[19]</sup>，未尝知此。岂天坠地出，设兹神物，以彰我公之德欤！”

既贺而请名。公曰：“是石之数，不可知也。以其多，而命之曰万石亭。”

耆老又言曰：“懿夫！公之名亭也。岂专状物而已哉！公尝六为二千石<sup>[20]</sup>，既盈其数然；而有道之士，咸恨公之嘉绩，未洽于人。敢颂休声，祝公于明神。汉之三公，秩号万石<sup>[21]</sup>；我公之德，宜受兹锡。汉有礼臣，惟万石君<sup>[22]</sup>；我公之化，始于闺门。道合于古，佑之自天。野夫献辞，公寿万年。”

宗元尝以笺奏隶尚书<sup>[23]</sup>，敢专笔削<sup>[24]</sup>以附零陵故事<sup>[25]</sup>。时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。

---

[1]御史中丞：官名。清河：地名。崔公：崔能。

[2]墉：小城。

[3]丛翳：树木隐蔽处。

[4]奥：谓奥草。积草。

[5]仄：同侧。欹仄：偏邪。

[6]涣：散。

[7]呀：张口。

[8]峙：屹立。

[9]卒愕：仓卒惊愕之貌。

[10]剝（kū）：剖。朽壤：草木腐烂之地。

[11]蕪：同“稊”。榛蕪：谓芜杂之草木。

[12]浍沟：水道。

[13]寥廓：天空广阔貌。泓：水清貌。渟：水止也。

[14]掖：旁扶。

[15]斗：险峻。

[16]攒：聚。峦：山峰纡回而连绵者。

[17]耄（dié）：老也。八十曰耄。

[18]艺：种植。

[19]龙：毛多杂。龙眉：犹言眉毛花白，谓年老。齿颯：《诗》：“黄发颯齿。”注：齿更生细者，寿征也。

[20]二千石：刺史官俸二千石，故称。

[21]汉制，三公号称万石。

[22]汉石奋父子五人皆官至二千石，号为万石君。

[23]隶：隶属。子厚尝为礼部员外郎，故云。

[24]笔：谓记载。削：谓删除。

[25]零陵：今湖南零陵。故事：掌故也。

# 零陵三亭记

邑之有观游，或者以为非政<sup>[1]</sup>，是大不然。夫气烦则虑乱，视壅则志滞；君子必有游息之物，高明之具，使之清宁平夷，恒若有余，然后理达而事成<sup>[2]</sup>。

零陵县东有山麓，泉出石中，沮洳污涂<sup>[3]</sup>，群畜食焉，墙藩以蔽之，为县者<sup>[4]</sup>积数十人，莫知发视。

河东薛存义<sup>[5]</sup>，以吏能闻荆楚间<sup>[6]</sup>，潭部举之，假湘源令<sup>[7]</sup>；会零陵政龙<sup>[8]</sup>，赋扰，民讼于牧，推能济弊，来莅兹邑；遁逃复还，愁痛笑歌，逋租匿役，期月<sup>[9]</sup>办理，宿蠹藏奸，披露首服。民既卒税，相与欢归道途，迎贺里闾，门不施胥吏之席，耳不闻鞞鼓<sup>[10]</sup>之音，鸡豚糗醕<sup>[11]</sup>，得及宗族。州牧<sup>[12]</sup>尚焉，旁邑仿焉。然而未尝以剧自挠<sup>[13]</sup>，山水鸟鱼之乐，淡然自若也。乃发墙藩，驱群畜，决疏沮洳，搜剔山麓，万石如林，积坳为池。爰有嘉木美卉，垂水蓂<sup>[14]</sup>峰，珑珞<sup>[15]</sup>萧条，清风自生，翠烟自留，不植而遂。鱼乐广闲，鸟慕静深，别孕巢穴，沉浮啸萃，不蓄而富。伐木坠江，流于邑门，陶土以埴，亦在署侧，人无劳力，工得以利。乃作三亭，陟降晦明。高者冠山颠，下者俯清池。更衣膳饗，列置备具。宾以燕好，旅以馆舍。高明游息之道，具于是邑，由薛为首。

在昔裨谿，谋野而获<sup>[16]</sup>，宓子弹琴而理<sup>[17]</sup>；乱虑滞志，无所容入。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！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！及其弊也，则以玩替政，以荒去理，使继是者咸有薛之志，则邑民之福，其可既乎！

余爱其始，而欲久其道，乃撰其事以书于石。薛拜手曰：“吾志也。”遂刻之。

---

<sup>[1]</sup> 观游：谓游览地。非政：犹云“非善政”。

<sup>[2]</sup> 说游览之益，与今人提倡公园同。

<sup>[3]</sup> 沮洳（jù rù）：由腐烂植物埋在地下而形成的泥沼。污涂：污泥也。

<sup>[4]</sup> 为县者：犹云“为县官者”。

[5] 薛存义：见前《送薛存义之任序》。

[6] 荆楚：今湖南、湖北及四川一部分之地。

[7] 潭部：谓湖南观察使。湘源：唐县。属永州。

[8] 龙：杂。

[9] 期（jī）月：一月。

[10] 鼙（gāo）鼓，《周礼》：“鼙鼓役事。”击鼓役民。

[11] 糗（qiù）：熬米。醕（xǔ）：漉酒。

[12] 州牧：州长官。

[13] 剧：甚。事繁亦曰剧。挠：败。此谓败兴。

[14] 藂：同“丛”。

[15] 珑璁：今通作“玲珑”。

[16] 裨谿（shèn）：春秋时人，郑大夫也。《左传》：“裨谿能谋，谋于野则获，谋于邑则否。”

[17] 宓（fú）子：宓不齐，字子贱。春秋时人。为单父宰，鸣琴不下堂，而单父治。

# 零陵郡复乳穴记<sup>[1]</sup>

石钟乳<sup>[2]</sup>，乳之最良者也。楚、越之山多产焉，于连于韶者<sup>[3]</sup>，独名于世。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。以贡，则买诸他部。

今刺史崔公<sup>[4]</sup>至，逾月，穴人来以乳复告。邦人悦是祥也，杂然谣曰：“眈<sup>[5]</sup>之熙熙，崔公之来。公化所彻，土石蒙烈<sup>[6]</sup>。以为不信，起视乳穴。”

穴人笑之曰：“是恶知所谓祥耶<sup>[7]</sup>？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，徒吾役而不吾货<sup>[8]</sup>也，吾是以病而给<sup>[9]</sup>焉。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，先赖而后力，欺诬屏息，信顺休洽，吾以是诚告焉。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，冰雪之所储，豺虎之所庐，由而入者，触昏雾，扞龙蛇，束火以知其物，縻绳以志其返，其勤若是，出，又不得吾直<sup>[10]</sup>，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。今而乃诚，吾告故也。何祥之为！”

士闻之曰：“谣者之祥也，乃其所谓怪者也。笑者之非祥也，乃其所谓真祥者也。君子之祥也，以政不以怪，诚乎物而信乎道，人乐用命，熙熙然以效其有，斯其为政也，而独非祥也欤！”

---

[1] 零陵：见上篇。

[2] 石钟乳：泉水含石灰质，由岩隙下滴，日久凝结，下垂如乳，故名。可以为药，故官吏征之于民。

[3] 连：连州，今在广东。韶：韶州，今广西曲江县。

[4] 崔公：名能。永州刺史。

[5] 眈：同“氓”，民。

[6] 蒙烈：谓受其惠。

[7] 恶：何。耶：明本作“也”，古通用。

[8] 货：货币。不吾货：谓不付钱。

[9] 给（dài）：欺。

[10] 直：同“值”，价值。

#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

游之适，大率有二：旷如也，奥如也<sup>[1]</sup>，如斯而已。其地之凌阻峭，出幽郁，寥廓悠长，则于旷宜。抵丘垤<sup>[2]</sup>，伏灌莽，迫遽回合，则于奥宜。因其旷，虽增以崇台，延阁，回环日星，临瞰<sup>[3]</sup>风雨，不可病其敞也。因其奥，虽增以茂树，藂石，穹若洞谷，蓊<sup>[4]</sup>若林麓，不可病其邃也。

今所谓东丘者，奥之宜者也。其始，龕之外弃地，余得而合焉，以属于堂之北垂<sup>[5]</sup>，凡坳洼坻岸之状<sup>[6]</sup>，无废其故。屏以密竹，联以曲梁，桂桧松杉榿柟<sup>[7]</sup>之植几三百本，嘉卉美石，又经纬之<sup>[8]</sup>。俯入绿縟<sup>[9]</sup>，幽荫荟蔚<sup>[10]</sup>。步武错迕<sup>[11]</sup>，不知所出。温风不烁<sup>[12]</sup>，清气自至。小亭陝室，曲有奥趣。然而至焉者，往往以邃为病。

噫龙兴，永之佳寺也。登高殿可以望南极<sup>[13]</sup>，辟大门可以瞰湘流<sup>[14]</sup>，若是其旷也。而于是小丘，又将披而攘之。则吾所谓游有二者，无乃阙焉，而丧其地之宜乎！

丘之幽幽，可以处休；丘之窅窅<sup>[15]</sup>，可以观妙。溽暑<sup>[16]</sup>遁去，兹丘之下；大和<sup>[17]</sup>不迁，兹丘之巅。奥乎兹丘，孰从我游。余无召公之德，惧翦伐之及也<sup>[18]</sup>，故书以祈后君子。

---

[1] 旷如：远大之貌。奥如：深邃之貌。

[2] 垤（dié）：土堆。

[3] 瞰（kān）：登高望下。

[4] 蓊：荫蔽貌。

[5] 垂：堂之尽处近于阶者。

[6] 坳洼：低下之地。坻：水中高地。

[7] 榿柟（biān nán）：皆木名。

[8] 经纬之：使有秩序。

[9] 縟：繁重之采饰也。

[10] 荟蔚：草木繁密之貌。

[11]错迕：交杂。

[12]烁：以火销金。此处谓热。

[13]南极：星名。

[14]湘流：湘水。

[15]窅窅（yǎo）：深远之貌。

[16]溽暑：湿热。

[17]大：同“太”。大和：天地冲和之气。

[18]事见《诗经·召南》。召伯巡行南国，曾舍于甘棠之下，后人思其德而不忍剪伐其树，为诗歌之。



#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

法华寺居永州，地最高。有僧曰觉照。照居寺西庑。下庑之外，有大竹数万；又其外，山形下绝。然而薪蒸筱簋<sup>[1]</sup>。蒙杂拥蔽。吾意伐而除之，必将有见焉。

照谓余曰：“是其下有陂池芙蕖，申以湘水之流，众山之会，果去是，其见远矣。”

遂命仆人持刀斧，群而翦焉。丛莽下颓，万类皆出。旷焉，茫焉，天为之益高，地为之加辟，丘陵山谷之峻，江湖池泽之大，咸若有增广之者。夫其地之奇，必以遗乎后，不可旷也。

余时谪为州<sup>[2]</sup>司马，官外常员而心得无事，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。其高且广，盖方丈者二<sup>[3]</sup>焉。或异照之居于斯，而不蚤<sup>[4]</sup>为是也。

余谓：昔之上人者，不起宴坐，足以观于空色之实，而游乎物之终始，其照也逾寂，其觉也逾有<sup>[5]</sup>。然则向之碍之者，为果碍耶；今之辟之者，为果辟耶！彼所谓觉而照者，吾讵知其不由是道也。岂若吾族之挈挈<sup>[6]</sup>于通塞有无之方以自狭耶。

或曰：然则宜书之。乃书于石。

---

[1] 蒸：细薪。筱（xiǎo）：细竹。簋（dàng）：大竹。

[2] 州：永州。

[3] 二：明刊本作“一”，疑误。

[4] 蚤：同“早”。

[5] 空色、照、寂、觉、有等字，皆佛书中语。

[6] 挈（qiè）：刻。此谓固执。

#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

永贞年，余名在党人，不容于尚书省<sup>[1]</sup>，出为邵州，贬永州司马，至则无以为居，居龙兴寺西序<sup>[2]</sup>之下。

余知释氏之道且久，固所愿也。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，其户北向，居昧昧也。寺之居，于是州为高。西序之西，属当大江之流。江之外，山谷林麓甚众。于是凿西墉以为户，户之外为轩，以临群木之杪，无所不瞩焉。不徙席，不运几，而得大观。

夫室，向者之室也；席与几，向者之处也。向也昧，而今也显，岂异物耶！因悟夫佛之道：可以转惑见为真智，即群迷为正觉，舍大暗为光明。夫性岂异物耶！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，辟灵照之户，广应物之轩者，吾将与为徒。

遂书为二：其一志诸户外，其一以贻巽上人焉。

---

<sup>[1]</sup>初，子厚为王叔文、韦执谊所器重，后叔文败，子厚以党于叔文，遭贬谪。

<sup>[2]</sup>序：堂侧厢房。按：观篇首数语，知此文为子厚初到永州时作。

# 游黄溪记

北之晋<sup>[1]</sup>，西适豳<sup>[2]</sup>，东极吴<sup>[3]</sup>，南至楚、越<sup>[4]</sup>之交，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，永最善。环永之治百里，北至于浯溪，西至于湘之源，南至于泂泉，东至于黄溪东屯。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，黄溪最善。

黄溪拒<sup>[5]</sup>州治七十里。由东屯南行六百步，至黄神祠。祠之上，两山墙立，丹碧之华叶骈植，与山升降<sup>[6]</sup>。其缺者为崖峭岩窟。水之中，皆小石平布。

黄神<sup>[7]</sup>之上，揭<sup>[8]</sup>水八十步，至初潭，最奇丽，殆不可状。其略若剖大瓮，侧立千尺，溪水积焉。黛蓄，膏渟<sup>[9]</sup>，来若白虹。沉沉无声。有鱼数百尾，方来会石下。

南去，又行百步，至第二潭。石皆巍然，临峻流，若頿颌断<sup>嵒</sup><sup>[10]</sup>。其下大石杂列，可坐饮食。有鸟，赤首，乌翼，大如鹄，方东向立<sup>[11]</sup>。

自是又南数里，地皆一状。树益壮，石益瘦，水鸣皆锵然。

又南一里，至大冥之川，山舒，水缓，有土田。始，黄神为人时，居其地。传者曰：“黄神，王姓，莽之世也<sup>[12]</sup>。莽既死，神更号黄氏，逃来，择其深峭者潜焉。”始莽尝曰：“余，黄虞之后也。”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。“黄”与“王”声相迳，而又有本，其所以传言者益验。神既居是，民咸安焉，以为有道，死，乃俎豆之<sup>[13]</sup>，为立祠。后稍徙近乎民。今祠在山阴溪水上。

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，既归为记，以启后之好游者。

---

[1] 晋：今山西省，为春秋时晋地。

[2] 豳：今陕西郴县、旬邑一带，为商时豳国。

[3] 吴：今江苏省，为春秋时吴地。

[4] 楚、越：永州本楚地，而与广东相近；广东古为南越，故并称楚、越。

[5]拒：同“距”。

[6]通行本“丹碧”上有“如”字，非是。盖此乃直言华叶，不必云如。

[7]“神”字疑是“祠”字之误。

[8]揭：摄衣涉水。

[9]渟（tíng）：水停滞。

[10]颞：音亥，平声。颞下也。颞（yín）：同“龈”，齿根也。𪔐（è）：齿根上下肉也。此皆形容石状。

[11]朱子谓《山海经》所记异物，有云“东西向”者，盖以其有图画在前故也。子厚不知而效之，殊无谓也。

[12]莽：王莽，西汉末篡位者。莽之世：谓王莽之时。

[13]俎豆：祭器名。“俎豆之”意为祭祀。

# 始得西山宴游记

自余为僇人<sup>[1]</sup>，居是州<sup>[2]</sup>，恒惴栗。其隙也，则施施<sup>[3]</sup>而行，漫漫<sup>[4]</sup>而游，日与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穷回溪，幽泉，怪石，无远不到。到则披草而坐，倾壶而醉；醉则更相枕以卧。意有所极，梦亦同趣。觉而起，起而归。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

今年九月二十八日，因坐法华西亭，望西山，始指异之。遂命仆过湘江，缘染溪，斫榛莽<sup>[5]</sup>，焚茅筏<sup>[6]</sup>，穷山之高而止。

攀援而登，箕踞<sup>[7]</sup>而遨。则凡数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<sup>[8]</sup>之下。其高下之势，岿然<sup>[9]</sup>，洼然<sup>[10]</sup>，若垤<sup>[11]</sup>，若穴。尺寸千里，攒蹙<sup>[12]</sup>累积，莫得遁隐。萦青缭白，外与天际<sup>[13]</sup>，四望如一。然后知是山之特出，不与培塿<sup>[14]</sup>为类。悠悠乎与灏气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与造物者游，而不知其所穷。引觞满酌，颓然就醉，不知日之入。苍然暮色，自远而至。至无所见，而犹不欲归。心凝形释，与万化冥合。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，游于是乎始。

故为之文以志。是岁元和四年也。

---

[1] 僇 (lù)：辱。僇人：犹言罪人。

[2] 是州：指永州。

[3] 施施 (yì)：延，迟。

[4] 漫漫：无拘检。

[5] 从木曰榛，丛草曰莽。

[6] 筏 (fá)：草叶盛。

[7] 箕踞：伸其两足，席地而坐，其形如箕。

[8] 衽席：卧席。

[9] 岿然 (xiā) 然：山深邃貌。

[10] 洼然：低下之地。

[11] 垤 (dié)：小土丘。

[12]攢蹙：积聚之貌。

[13]际：接。

[14]培塿（lǒu）：小山，土丘。

# 钴姆潭记<sup>[1]</sup>

钴姆潭在西山西。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，抵山石，屈折东流，其颠委<sup>[2]</sup>势峻荡击，益暴啖<sup>[3]</sup>其涯，故旁广而中深，毕至石乃止。流沫成轮<sup>[4]</sup>，然后徐行。其清而平者，且十亩。有树环焉，有泉悬焉。

其上有居者<sup>[5]</sup>，以予之亟<sup>[6]</sup>游也。一旦款门<sup>[7]</sup>来告曰：

“不胜<sup>[8]</sup>官租、私券之委积<sup>[9]</sup>，既芟山而更<sup>[10]</sup>居，愿以潭上田，贸<sup>[11]</sup>财以缓祸。”

予乐而如其言。则崇其台，延其槛，行其泉，于高者坠之潭，有声<sup>[12]</sup>然。尤与中秋观月为宜。于以见天之高，气之迥<sup>[13]</sup>。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，非兹潭也欤！

---

[1] 钴姆 (gǔ mǔ)：熨斗。此潭形似钴姆，故名。

[2] 颠委：犹言首尾。

[3] 啖：侵蚀。

[4] 流沫成轮：谓水泡。

[5] 居者：居民。

[6] 亟：多次。

[7] 一旦：明本无“一”字。款门：叩门。

[8] 胜：任。

[9] 委积：堆积，多。

[10] 更：改。

[11] 贸：交易。

[12] 濛 (zōng)：水声。

[13] 迥：寥远。

# 钴姆潭西小丘记

得西山后八日，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，又得钴姆潭。

西二十五步，当湍而浚者为鱼梁<sup>[1]</sup>。梁之上有丘焉，生竹树。其石之突怒偃蹇<sup>[2]</sup>，负土而出，争为奇状者，殆不可数。其嵌<sup>[3]</sup>然相累而下者，若牛马之饮于溪；其冲然角列而上者，若熊罴之登于山。丘之小不能一亩，可以笼而有之。

问其主。曰：“唐氏之弃地，货而不售。”问其价。曰：“止四百。”余怜而售之。李深源、元克己时同游，皆大喜，出自意外。即更取器用，铲刈秽草，伐去恶木，烈火而焚之。嘉木立，美竹露，奇石显。由其中以望：则山之高，云之浮，溪之流，鸟兽之遨游，举熙熙然回巧献技，以效兹丘之下。枕席而卧，则清冷之状与目谋，**潏潏**

<sup>[4]</sup>之声与耳谋，悠然而虚者与神谋，渊然而静者与心谋。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，虽古好事之士，或未能至焉。

噫！以兹丘之胜，致之泮、镐、鄂、杜<sup>[5]</sup>则贵游之士争买者，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。今弃是州也，农夫、渔父过而陋之，贾四百，连岁不能售；而我与深源、克己独喜得之，是其果有遭乎！

书于石，所以贺兹丘之遭也。

---

[1]湍：急流。浚：深。鱼梁：堰石障水，而空其中，以通鱼之往来，谓之鱼梁。

[2]偃蹇：飞腾屈曲之貌。

[3]嵌（qīn）：石势耸立之貌。

[4]潏（yīng）：水声。

[5]泮：水名。在今陕西。周武王迁都，依此水，号曰镐京。鄂（hù）：汉县名。杜：汉时曰下杜，唐曰杜陵。三地皆在今陕西，为汉、唐时京畿要地。



#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

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闻水声，如鸣佩环。心乐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见小潭，水尤清冽。全石以为底。近岸，卷石底以出。为坻<sup>[1]</sup>，为屿<sup>[2]</sup>，为嵁<sup>[3]</sup>，为岩。青树翠蔓，蒙络摇缀，参差披拂。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<sup>[4]</sup>；日光下澈，影布石上，佶<sup>[5]</sup>然不动；俶<sup>[6]</sup>尔远逝，往来翕忽，似与游者相乐。

潭西南而望，斗折蛇行，明灭可见其岸<sup>[7]</sup>，势犬牙差互<sup>[8]</sup>，不可知其源。

坐潭上，四面竹树环合，寂寥无人。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。以其境过清，不可久居，乃记之而去。

同游者：吴武陵、龚古、余弟宗玄；隶而从者：崔氏二小生，曰恕己，曰奉壹。

---

[1] 坻 (chí)：水中高地。

[2] 屿 (yǔ)：水中小山。

[3] 嵁 (kān)：山不平也。

[4] 杨升庵谓此句本于《水经注》。按，《水经注》云：“渌水平潭，清洁澄深。俯视游鱼，类若乘空。”

[5] 佶 (yì)：静止之貌。

[6] 俶 (chù)：此处有突然之意。

[7] 或误于“见”字断句。

[8] 犬牙差互：形容岸势如犬牙之相错。

# 袁家渴记

由冉溪西南，水行十里，山水之可取者五，莫若钴鉤潭。由溪口而西，陆行，可取者八九，莫若西山。由朝阳岩东南，水行，至茱江，可取者三，莫若袁家渴，皆永中幽丽奇处也。

楚、越之间方言，谓水之反流者为“渴”，音若“衣褐”之“褐”。渴，上与南馆高嶂合，下与百家濑合。其中重洲、小溪、澄潭、浅渚，间厕曲折。平者深黑，峻者沸白。舟行若穷，忽又无际。有小山出水中。山皆美石，上生青丛，冬夏常蔚然。其旁多岩洞。其下多白砾。其树多枫柝石楠榿楮樟柚。草则兰芷。又有异卉，类合欢<sup>[1]</sup>而蔓生，**鞞**

**鞞**<sup>[2]</sup>水石。每风自四山而下，振动大木，掩苒众草，纷红骇绿，蓊勃香气，冲涛旋濑，退贮溪谷，摇飏葳蕤<sup>[3]</sup>，与时推移。其大都如此。余无以穷其状。

永之人未尝游焉，余得之，不敢专也，出而传于世。其地世主袁氏，故以名焉。

---

[1]合欢：草名。

[2]鞞鞞（jiāo gé）：犹言“交加”也。

[3]葳蕤（wēi ruí）：草木华盛。

# 石渠记

自渴<sup>[1]</sup>西南行，不能百步，得石渠。民桥其上。有泉幽幽然，其鸣乍大乍细。渠之广，或咫尺，或倍尺。其长，可十许步。其流，抵大石，伏出其下。

逾石而往，有石泓，昌蒲被之，青鲜<sup>[2]</sup>环周。

又折西行，旁陷岩石下。北堕小潭。潭幅员减百尺。清深多儵<sup>[3]</sup>鱼。

又北，曲行纡馀，睨<sup>[4]</sup>若无穷，然卒入于渴。

其侧，皆诡石怪木，奇卉美箭。可列坐而庥焉。风摇其巅，韵动崖谷。视之既静，其听始远。

予从州牧得之，揽去翳朽，决疏土石，既崇而焚，既酏<sup>[5]</sup>而盈。惜其未始有传焉者，故累记其所属，遗之其人，书之其阳，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。

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<sup>[6]</sup>渠至大石，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，渠之美于是始穷也。

---

[1]渴：指袁家渴。

[2]蒋注：“鲜，苔藓也。”

[3]儵（tiáo）：白儵鱼。

[4]睨：斜视。

[5]酏（shī）：漉酒。此言分水如治酒。

[6]蠲（juān）：除去。此言除去杂芜。

# 石涧记

石渠<sup>[1]</sup>之事既穷，上由桥西北，下土山之阴，民又桥焉。其水之大，倍石渠三之一。巨石为底，达于两涯。若床若堂，若陈筵席，若限阨奥<sup>[2]</sup>。水平布其上，流若织文，响若操琴。揭跣<sup>[3]</sup>而往，折竹，扫陈叶，排腐木，可罗胡床<sup>[4]</sup>十八九居之。交错之流，触激之音，皆在床下。翠羽之木，龙鳞之石，均荫其上。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！后之来者，有能追予之践履耶！得意之日，与石渠同。

由渴<sup>[5]</sup>而来者，先石渠，后石涧。由百家濑上而来者，先石涧，后石渠。

涧之可穷者，皆出石城村东南。其间可乐者数焉。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，道狭不可穷也。

---

[1] 石渠：见前一篇。

[2] 阨（kùn）：门坎。奥：室之深处。

[3] 跣：赤足。

[4] 胡床：结绳为床曰胡床。

[5] 渴：谓袁家渴。见前《袁家渴记》。

# 小石城山记

自西山道口，径北，逾黄茅岭而下，有二道：其一西出，寻之无所得。其一少北而东，不过四十丈，土断而川分，有积石横当其垠<sup>[1]</sup>。其上，为睥睨梁<sup>[2]</sup>之形。其旁，出堡坞<sup>[3]</sup>，有若门焉。窥之正黑。投以小石，洞然有水声。其响之激越，良久乃已。环之可上。望甚远。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<sup>[4]</sup>，益奇而坚。其疏数偃仰，类智者所施設也。

噫！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，及是愈以为诚有。又怪其不为之于中州，而列是夷狄，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。是固劳而无用，神者傥不宜如是，则其果无乎！

或曰：“以慰夫贤而辱于者。”或曰：“其气之灵不为伟人，而独为是物。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。”是二者，余未信之。

---

[1] 垠 (yín)：界限。

[2] 睥睨：城上短墙。梁：梁之别称。

[3] 堡坞：筑土以为障。

[4] 美箭：细竹。

# 序饮

买小丘，一日锄理，二日洗涤，遂置酒溪石上。

向之为记，所谓牛马之饮者，离坐其背，实觴<sup>[1]</sup>而流之，接取以饮，乃置监史<sup>[2]</sup>而令曰：“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，逆而投之，能不洄于湫<sup>[3]</sup>，不止于坻<sup>[4]</sup>，不沉于底者，过，不饮。而洄，而止，而沉者，饮如筹之数。”

既或投之则旋眩滑汨；若舞，若跃，速者，迟者；去者，住者。众皆据石注视，欢抃<sup>[5]</sup>以助其势。突然而逝，乃得无事。于是或一饮，或再饮。

客有娄生图南者，其投之也，一洄，一止，一沉，独三饮。众乃大笑。骧甚。

余病痞，不能食酒，至是醉焉。遂损益其令。以穷日夜而不知归。

吾闻昔之饮酒者，有揖让酬酢，百拜以为礼者；有叫号屡舞，如沸如羹以为极者；有裸裎袒裼<sup>[6]</sup>，以为达者；有资丝竹金石之乐，以为和者；有以促数纒逖<sup>[7]</sup>而为密者。

今则举异是焉。故舍百拜而礼，无叫号而极，不袒裼而达，非金石而和，去纒逖而密。简而同，肆而恭，衍衍<sup>[8]</sup>而从容。于以合山水之乐，成君子之心，宜也。作《序饮》以贻后之人。

---

[1] 实觴：酒满杯。

[2] 监史：监饮之人。

[3] 湫：洄流。

[4] 坻（chǐ）：水中高地。

[5] 抃（biàn）：两手相击，犹鼓掌。

[6] 裸裎（chèng）：露身。袒裼：露臂。

[7] 促：迫促也。数（shuò）：屡次。纒：同“纠”，集合。逖：远。促数：促人数饮；纒逖：纠合远座。

[8] 衍衍 (kàn) : 安定和乐之貌。

# 序棋

房生直温，与予二弟游，皆好学。予病其确<sup>[1]</sup>也，思所以休息之者。

得木局，隆其中而规焉，其下方以直，置棋二十有四，贵者半，贱者半，贵曰上，贱曰下，咸自第一至十二，下者二乃敌一，用朱墨以别焉。房于是取二毫，如其第书之。既而抵戏者二人，则视其贱者而贱之，贵者而贵之。其使之击触也，必先贱者；不得已，而使贵者。则皆栗焉，惛<sup>[2]</sup>焉，亦鲜克以中其获也。得朱焉，则若有余；得墨焉，则若不足。

余谛睨之。以思其始，则皆类也，房子一书之，而轻重若是；适近其手而先焉，非能择其善而朱，否而墨之也。然而上焉而上，下焉而下，贵焉而贵，贱焉而贱，其易彼而敬此，遂以远焉。

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，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？无亦近而先之耳。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？其敬而易者，亦从而动心矣。有敢议其善否者欤？其得于贵者，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？其得于贱者，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？其所谓贵者，有敢轻而使之者欤？所谓贱者，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？彼朱而墨者，相去千万不啻，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？

余，墨者徒也，观其始与末，有似棋者，故叙。

---

[1]确：坚。此处谓其求学过于坚忍。

[2]惛（hūn）：心不明。



# 柳州东亭记

出州南谯门<sup>[1]</sup>，左行二十六步，有弃地，在道南。南值江，西际垂杨传置<sup>[2]</sup>，东曰东馆。其内草木猥奥。有崖谷，倾亚缺圯。豕得以为囿，蛇得以为藪，人莫能居。

至是，始命披荆斲<sup>[3]</sup>，树以竹箭松桧桂桧柏杉。易为堂亭，峭为杠梁。下上徊翔，前出两翼。凭空拒江，江化为湖。众山横环，嶠阔<sup>[4]</sup>湾。当邑居之剧<sup>[5]</sup>，而忘乎人间。斯亦奇矣。

乃取馆之北宇，右辟之以为夕室；取传置之东宇，左辟之以为朝室；又北辟之以为阴室；作屋于北墉下以为阳室；作斯亭于中以为中室。朝室以夕居之，夕室以朝居之，中室日中而居之，阴室以违温风焉，阳室以违凄风焉。若无寒暑也，则朝夕复其号。

既成，作石于中室，书以告后之人，庶勿坏。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记。

---

[1] 谯：城上楼。谯门：城门。

[2] 垂杨：地名。传置：驿站。

[3] 荆（fū）：斫。斲（juān）：除去之也。

[4] 嶠（yīn）：水绝远貌。

[5] 剧：甚。事繁亦曰剧。

#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

古之州治，在浔水<sup>[1]</sup>南山石间。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。南北东西皆水汇。

北有双山，夹道嵚然<sup>[2]</sup>，曰背石山。有支川，东流入于浔水。浔水因是北而东，尽大壁下。其壁曰龙壁。其下多秀石，可砚<sup>[3]</sup>。

南绝水，有山，无麓，广百寻，高五丈，下上若一，曰甑山。山之南，皆大山，多奇。又南且西，曰驾鹤山，壮耸环立，古州治负焉。有泉在坎下，常盈而不流。南有山，正方而崇，类屏者，曰屏山。

其西，曰四姥山。皆独立不倚。北〔流〕枕<sup>[4]</sup>浔水濼下。又西，曰仙弈之山。山之西可上，其上有穴，穴有屏，有室，有宇。其宇下有流石成形，如肺肝，如茄房，或积于下，如人，如禽，如器物，甚众。东西九十尺，南北少半。东登，入小穴，常有四尺，则廓然甚大。无窍，正黑。烛之，高仅见其宇。皆流石怪状。由屏南室中入小穴，倍常而上，始黑，已而大明，为上室。由上室而上，有穴，北出之，乃临大野，飞鸟，皆视其背。其始登者，得石枰于上，黑肌而赤脉，十有八道，可弈，故以云。其山多怪，多楮；多篔簹<sup>[5]</sup>之竹，多橐吾<sup>[6]</sup>。其鸟多秭归<sup>[7]</sup>。石鱼之山，全石，无大草木，山小而高，其形如立鱼，

〔在〕<sup>[8]</sup>多秭归。西有穴，类仙弈。入其穴，东，出其西北。灵泉在东趾下。有麓环之。泉大类穀<sup>[9]</sup>雷鸣，西奔二十尺，有洄，在石涧，因伏无所见。多绿青之鱼，及石鲫，多儵。雷山，两崖皆东〔西〕面<sup>[10]</sup>，雷水出焉，蓄崖中，曰雷塘，能出云气，作雷雨，变见有光。禱，用俎鱼，豆彘，修，形，糝，酒<sup>[11]</sup>，阴虔<sup>[12]</sup>，则应。在立鱼南<sup>[13]</sup>，其间多美山，无名。而深峨山在野中，无麓。峨水出焉。东流入于浔水<sup>[14]</sup>。

---

[1] 浔水：自今湖南靖县流入广西。

[2] 嵚然：高峻貌。

[3] 可砚：谓其石可为砚。

[4] “流”字，李穆堂谓当是“枕”字之误。或又谓系“沈”字，亦非也。

[5] 桤(chēng)：河柳。楮(zhū)：楮树。贫筍(yún dāng)：竹之大者，薄肌而长节。

[6] 橐吾：草名。如款冬，秋开黄花。

[7] 秭归：即子规，又名杜鹃。

[8] 蒋之翘注：“在”字，疑衍文。按：此句“多秭归”，谓石鱼之山多秭归也，与上文非重。

[9] 毂：车轮。毂雷：谓车声也。

[10] 姚姬传谓：“西”字，应是“面”字之误。

[11] 豆：器名。彘：豕也。修：脯也。形：方望溪云当作“铜”。铜：盛羹器也。见《周官》。糝(xū)：祭神用米也。糝(tú)：稻也。

[12] 阴虔：犹言默敬也。蒋注：以“酒阴”二字连读，疑非是。按：此处言祀神，亦学《山海经》。

[13] 立鱼：即上文所言石鱼之山，其形如立鱼者。在此处成为名词。

[14] 按，全文分为四段：第一段，总叙。第二段，“北有双山”以下，记北面之山水。第三段，“南绝水”以下，记南面之山水；盖已由北经东而泻至南面。第四段，“其西曰四姥山”以下一大段，皆记西面之山水。如此分段，则脉络分明，不至相混。

#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

二十一日，宗元白。辱书云欲相师。仆道不笃，业甚浅近，环顾其中，未见可师者。虽尝好言论，为文章，甚不自是也。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<sup>[1]</sup>，乃幸见取。仆自卜固无取，假令有取，亦不敢为人师。为众人师且不敢，况敢为吾子师乎。

孟子称：“人之患，在好为人师。”由魏、晋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师。今之世，不闻有师；有，辄哗笑之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，作《师说》，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，而增与为言词。愈以是得狂名，居长安，炊不暇熟，又挈挈<sup>[2]</sup>而东。如是者数矣。

屈子<sup>[3]</sup>赋曰：“邑犬群吠，吠所怪也。”仆往闻庸蜀<sup>[4]</sup>之南，恒雨少日，日出则犬吠。余以为过言。前六七年，仆来南，二年冬，幸大雪，逾岭，被南越中数州，数州之犬，皆苍黄吠噬，狂走者累日，至无雪乃已。然后始信前所闻者。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，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，不以病乎！非独见病，亦以病吾子。然雪与日岂有过哉！顾吠者犬耳。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，而谁敢炫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。

仆自谪过以来，益少志虑，居南中九年，增脚气病，渐不喜闹，岂可使呶呶者早暮拂吾耳<sup>[5]</sup>，骚吾心，则固僵仆烦愤<sup>[6]</sup>，愈不可过矣。平居望外<sup>[7]</sup>遭齿舌不少，独欠为人师耳。

抑又闻之：古者重冠礼<sup>[8]</sup>，将以责成人之道，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。数百年来，人不复行。近有孙昌胤者，独发愤行之；既成礼，明日，造朝，至外廷，荐笏<sup>[9]</sup>言于卿士曰：“某子冠毕。”应之者咸怩然<sup>[10]</sup>。京兆尹郑叔则怫然<sup>[11]</sup>曳笏却立曰：“何预我耶<sup>[12]</sup>！”廷中皆大笑。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，何哉？独为所不为也。今之命师者大类此。

吾子行厚而辞深，凡所作，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；虽仆敢为师，亦何所增加也。

假而以仆年先吾子，闻道著书之日不后，诚欲往来言所闻，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。吾子苟自择之，取某事，去某事，则可矣。若定是非以教吾子，仆材不足，而又畏前所陈者，其为不敢也决矣。

吾子前所欲见吾文，既悉以陈之。非以耀明于子，聊欲以观子气色，诚好恶何如也。今书来言者皆大过；吾子诚非佞誉诬谏之徒，直见爱甚，故然耳。

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，以辞为工。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<sup>[13]</sup>、务采色、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凡吾所陈，皆自谓近道，而不知道之果近乎，远乎？吾子好道而可吾文，或者其于道不远矣。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弛而不严也；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<sup>[14]</sup>之欲其节，激而发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。此吾所以羽翼<sup>[15]</sup>夫道也。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。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，参之孟、荀以畅其支，参之庄、老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太史以著其洁。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

凡若此者，果是耶？非耶？有取乎？抑其无取乎？吾子幸观焉，择焉，有徐以告焉。苟亟来以广是道，子不有得焉，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。取其实而去其名，无招越蜀吠怪，而为外廷所笑，则幸矣。宗元白。

---

[1] 蛮夷间：指永州、柳州诸地。

[2] 挈：提攬也。挈挈：为提其行李而行之状。

[3] 屈子：屈原。

[4] 庸：春秋时属楚，后为楚灭。蜀：今四川。

[5] 呶呶（náo）：喧嚣声。拂（fú）：逆。拂吾耳：犹言逆吾耳。

[6] 愞（kuì）：心乱。

[7] 望外：犹言意外。

[8] 古礼男子二十加冠，曰冠。

[9] 笏：古者人臣朝见时所执。荐笏：插笏于腰带。

[10] 怵（wù）然：惊愕貌。

[11]怫（Wú）然：愤怒貌。

[12]何预我耶：意谓关我什么事！

[13]炳炳烺烺：光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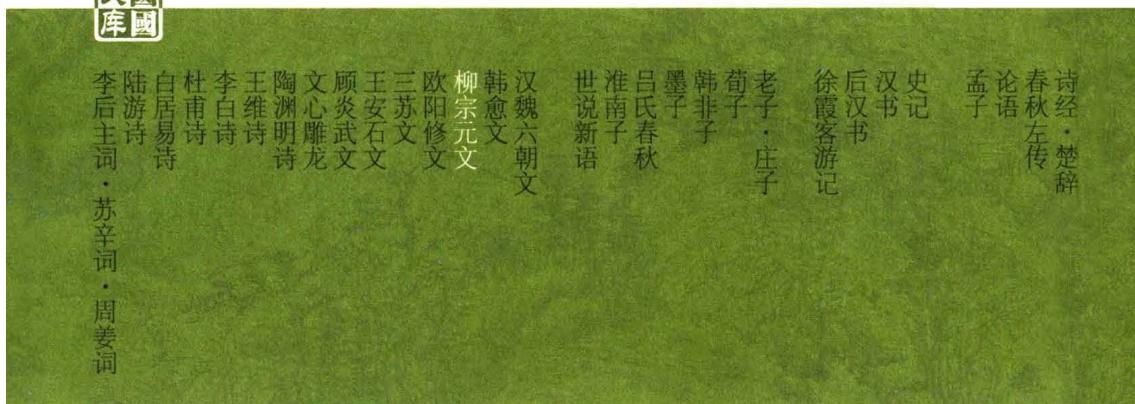
[14]廉：精简而不贪。

[15]翼翼：辅佐。

丛书策划 韩 敏 赖洁玉  
责任编辑 刘 丹 程可嘉  
装帧设计 宋硕昌 钟梦瑶

本文库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 
冯天瑜 总序



ISBN 978-7-5403-3451-2



9 787540 133451 21 >

定价：10.00元